邃雅齋叢書

胡適署

問經圖跋

[illegible]

上張石洲先生書

与劉孟瞻書 以上五見左盦題跋

与劉楚楨書 見卷盦孟瞻錄之札記第三葉

汪孟慈文集稿本

和九題

當作且住菴文稿

靈靈
爲奇
眞彥
僧彥
盧八
廑鐵

荅吳山尊先生書

喜荀頓首山尊先生閣下昨承賜簡敬聞尊體右臂作痛此是風濕積于筋絡律以巢元方之法鍼灸最有靈驗然古人謂春夏忌鍼灸靈樞素問甲乙經之術明汪機已謂失傳則外治之法祇屬無益不得已惟以膏藥治之日來梅雨新晴積濕襲人肌理伏希調攝百宜以迓釐福不勝慶幸承示吳君頤山雙鉤本醴泉銘所撰跋尾引通志略載率更書二十三種今攷率更書爲鄭氏所未見者如子奇帖夢奠帖勸學帖溫彥博誌僧邕禪師舍利塔銘蘇彥語箴論二張等書與夫人帖與蔡明遠書與盧人書天氣帖九歌凡十二種鄭氏未著于録或碑本墨蹟後出亦未可定然鄭氏所録僅據耳聞非關目見則昔人已譏之矣跋尾又云化度舊失其半然攷解縉春雨集以謂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爭相搥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據解縉所言亦與此跋小異跋尾又云相傳有麟遊已鑿本未鑿本而率更元刻不與焉按此語本鐵函齋書跋未可深信宋元明人金石書所録恐當時所見之原刻見在已經重勒

爲拜闗

灸 誤炙
龔 巳
伏 从犬 跋
蔡碑闗
舊巳藏
爭鑿
殲

試以金石文字記關中金石記寰宇訪碑録攷之顧氏則曾經碑下手拓攷訂孫淵如丈亦曾游學關中其時畢秋帆撫部搜羅金石上之
内廷多資幕府文學之士為之攷證若醴泉銘果為翻本則淵如丈無容不知令顧孫二書并云醴泉銘在麟遊淵如丈于他石重刻者一一注明此碑不言重刻可知麟遊本果係元刻且關内金石記亦謂醴泉銘在麟遊不言重刻本似更可據也伏乞是正

鑒臯

與嘉湖侍郎書

嘉湖侍郎執事僕前于羽堂使者臨發之夕得讀誥械是時酷暑侵人蚊蚋亂飛噬膚砭肌手不得專力於書乃草草報命未悉厥詞夫僕非有過人之學行也父師之教集益良多友朋之資所得不少外人好之者誤以為少有學行願執事勿輕聽人言而以僕之所聞於父師友朋者為他山之助一得之愚則泰山河海未必無補萬一於千里訂交之盛心其庶幾乎僕聞臯陶之誥大禹首在知人所稱九德有味其言孔子視其所以三語本文王官人之篇孟子亦述之而孔子衆惡必察衆好必察與鄉人皆好不如善者好之語可謂明且清矣孟子左右諸大夫國人皆賢察然後用之語與衆好必察衆惡必察鄉人皆好不如善者好之數語相為發明僕無薦士之權而有知人之鑒自少讀尚書臯陶謨及論語孟子反覆玩味數十年來以之取人確有所得聖賢不吾欺也夫國家之治亂視乎人材風俗之盛衰本於學校乃觀隨唐以來取士之法不及古人人才不盛學校亦衰東邦策論取士儻能知古知今有體有用無患乎人

興廾久自卑

才不出學校不興猶恐樸學之士長于行誼短于文詞一日文詞工拙不足以覘實行則吏部進退人才是可補國家學校之所不及誠使其人經明行修通經致用雖百工藝事負販之人皆可廾之廊廟如以為傅說伊尹太公後世罕見近顧亭林亦為賈矣問田野老安在無人材雍正時李衛即負販也而為名臣是科舉之文不足以覘其實行也久矣大學平天下之道終以好惡絜矩為仁者能愛人惡人何也本之以誠意持之以修身善善而舉惡惡而退不至如春秋之郭公則治平之法孰如知人者哉以人事君大臣之道備矣闢門明目達聰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以堯舜事其主非禹皐之臣哉勸人以堯舜事其主非禹皐之友哉夫是之謂良臣夫是之謂良友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不宣喜荀狀

久僕架上

河漢再拜

與某大夫書

前趙羽堂使者匆匆東旋奉寄寸椷未暢鄙意經惟尚書最尊尚書之厄最甚自秦至宋凡遭七厄朱子始疑僞古文是非始定閻百詩命其子詠取語類四十七條大全集六條彙次成書名朱子古文書疑今其書絶少廣州經解未刻古文尚書疏證今經解盛行疏證無重刊本恐久遂弗傳明梅鷟尚書考異在百詩之前久亡刻本至嘉慶時始有傳刻不絶如線耳可勿慁哉尚書之學經解大備惟疏証不可不亟為流傳僕上只一册亟取奉寄非徒一時傳播實欲千古長留如皇侃論語疏七經孟子考文羣書治要之類豈非佳話儻集好事者摹刻執事之名必當不朽想不可漢斯言至今古文并列則孫淵如星衍尚書疏段茂堂玉裁尚書撰異并有單行本并列於廣州經解前東使於琉璃廠得廣州經解想可借觀也惟未知何人所得耳至易圖明辨洪範正論易漢學孟子字義疏證皆經解所缺不可不讀之書又韻學至魏晉以後三百篇古均遂亡明陳李立第毛詩古音攷始漸復古至顧亭林炎武音學五書始昌明之

遺線當作綫
古均仍當作
韵補

至江春修永變顧之十部分為十三部名古韵標準戴東原震分為十五部名聲均表聲韵攷戴東原之門人段茂堂分為十七部王先生念孫分為二十一部段亦晚年分二十一部江晉三有誥閉門著書與段王暗合深為段王所許王之二十一部附見其子文簡公引之經義述聞江書名詩經韵讀羣經韵讀唐韵四聲正入聲表楚辭韵讀先秦韵讀諧聲表等韵叢說而後古韵之說定今經解有顧之十部戴之十五部而無江之十三部是有祖無禰又無王江之二十一部是有父無子不有十三部何從引而申之為十五部不有二十一部古韵之說何以定論且經解刻音學五書亦略而不全此猶四肢五體不備不全未覩其五書不能得其會通也四書朱注毛西河攻之太過經解刻毛書不刻戴氏孟子字義疏證亦未覩止也有好事者補刊經解豈非千秋盛事哉丁酉七夕甘泉汪喜荀狀

荀卿

戴不勝戴盈之辨

孟子戴不勝戴盈之趙注一云宋臣一云宋大夫不以為一人王伯厚姓氏急就篇云禮戴慶自注宋戴公子文之後有不勝盈之句兩人并舉亦不以為一人至邢疏乃謂戴不勝字盈之（一作乃謂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案疏為邵武士人僞作不足置辨闕徵君若璩

本朝大儒顧韙其說且述其孫學翼之言著于四書釋地夫以邠卿伯厚所未聞翻以士人（一作宋人）僞託之書童蒙臆揆之說補先儒之闕失（一作佚）吾知其惑也且不勝進善士于君側盈之不能行王政一人所為豈顛倒若是盈之事他書無所攷惟戴不勝見於荀卿書荀子（一作戴不勝即荀子所稱戴子案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釋名戴載也禮記月令戴勝釋文戴本作載）揚氏說必有所本是亦不以戴不勝戴盈之為一人也奈何靡諸家之說而刻意求新哉（一作揚氏必所本錄此俟攷）

顛傅廢

二避字似
應皆作辟

靖言庸回解

貞觀政要君道篇魏徵曰靖言庸回不能惑也戈直集論引虞書靖言庸違按庸回共工同時人名亦作康回楚詞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頃王逸以康回為共工名誤也泰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逌釋康為庸是也今按魏徵語亦以庸回為人名回與違通尚書後案云詩大雅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春秋晏子云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避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避是訓違為辟與回同按王說甚确惜未引魏徵語以為之證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譖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

三國志陸抗傳引書作靖譖庸回詩常武徐方不回箋猶違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厥德不回注後漢蘇竟傳注竝云回違也又書泰誓下崇信姦回傳詩小旻謀猶回遹傳鼓鐘其德不回傳左氏文十八年傳靖譖庸回注昭二十年傳不爲利疚於回注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注魯語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注晉語夫以回鬻國之中注又以縱其回注公室之不回注竝云回邪也廣疋釋詁二

回袤也國語周語以逞其違注晉語若有邪質注竝云違邪也是回違二字義竝同

微

叢子

至于敬寡解

尚書梓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喜荀按小爾雅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又案孔叢子引呂刑哀敬折獄敬作矜

孔叢之雖係偽書然三代兩漢故書雅記動見徵引亦如家語竹書未嘗無所本也

此敬寡疑亦矜字矜寡即鰥寡古音近通用王制老而無妻謂之矜詩何草不黃何人不矜詩攷引韓詩作鰥尚書大傳洪範曰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引書作毋侮鰥寡是其證也又案詩敝笱鰥與雲爲韻楚詞天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是古人讀鰥爲矜故集韻通作矜

宋本論語釋文校勘記敬寡解郭公解皆致確駁正郭氏尤確所謂論古有識也王念孫識

郭公解

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左氏無傳公羊穀梁并謂郭公名赤即歸曹之君失國而歸于曹杜注左氏云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左氏故不采用喜荀按周之封上公者無郭國虢為上公虢郭聲之轉郭公即虢公也周書王會篇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孔注郭叔文王弟王伯厚補注引唐書世系表云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虢通作郭其證一公羊僖二年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穀梁傳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虢通作郭其證二公羊晉師代虢傳虞郭見與虢通作郭其證三左氏春秋昭元年會于虢穀梁作會于郭其證四急就篇郭破胡顏師古注虢叔周王季之子也受封于虢其地今陜州陜縣是也後為晉所滅虢公醜奔周遂姓郭氏郭者虢聲之轉也其證五隸釋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采于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其證六蔡中郎集郭有道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

西秆秆

急救章

救當作就

氏或謂之郭其證七元和姓纂周文王之弟受封于虢或曰郭公其證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郭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東虢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又古今姓氏辨證與此并同其證九通志氏族畧虢為晉所滅公子配奔周遂為郭氏今虢氏無聞惟著郭氏其證十姓氏急救章兒匡袁崔盧裴郭自注郭氏周王季子虢叔之後虢聲轉為郭其後為郭氏又春秋有郭公亦國也其證十一路史後紀虢仲虢叔文王敬友二卿仲曰西虢還上陽為南虢而留者為小虢晉滅之叔為東虢平王奪其地楚莊王乃求其裔孫叙封之陽曲曰郭晉滅之其證十二按路史多未可據此條與他書符合存之以備一說以上羣書所紀大同小異并以郭為虢聲之轉元和姓纂新唐書姓氏急就章并有郭公之名尤明白可據陋儒不得其說據齊桓公問郭亡一事改易經文以郭公為郭亡不知東虢亡于春秋之前西虢亡于僖公二年此時安得有郭亡之事郭公之見于春秋或朝聘或會

郭莊碑
篇中皆
貴吏曰

盟書闕有間其事不可得聞必求其説以實之則鑿矣春秋大事表云今山東東昌府東北有郭城按古今異地同名者不可勝數安得以後證前邪

李伯藥化度寺碑文云虢叔乃文王所咨郭泰則人倫攸屬蓋本蔡中郎集也唐冕識

唐顔魯公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郭本虢叔之後又郭公廟碑銘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於周之虢叔虢或為郭因而氏焉李唐以前譜牒皆掌之官故二碑皆言之鑿鑿不必盡藍本於中郎集也吳樹聲識

苑嘗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解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據此則孔子嘗有是言有子引之以證孝弟爲仁之本以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明是釋上文之詞古人語皆有本不必引證書目如後世箸述家例先秦漢晉人猶沿其義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

公伯寮非孔子弟子解

史記弟子列傳有公伯寮文翁禮器圖并以為孔子弟子朱竹垞孔子弟子攷引之漢書古今人表公伯寮列弟四等與南宮敬叔孟懿子為伍殊為不倫元和姓纂通志略并同廣韻止謂魯大夫不以為弟子困學紀聞以謂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諸儒聚訟紛紛不已不知孔子稱弟子名而不氏稱公伯明非弟子且孔子三言其如予何一匡人一桓魋一公伯寮皆與聖門為難者寮之罪雖從末減然以升堂入室之人不應攻擊同志使公伯寮果為弟子孔子必以非吾徒拒絕之今曰其如予何先生于弟子不應出此言也攷今本集解馬注云魯人弟子據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引馬注一本作魯大夫知馬不以為弟子可正今本集解之譌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解

孟子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岐注云一說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按公孫丑篇湯一征自葛始追溯用兵之始而言此處既曰始征則載字不得又作始字解趙注後一說于義為長詩小戎載寢載興文選注十引作再寢再興呂氏春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載再二字古人通用又按朱子奢豳州昭仁寺碑云殷后二十七征路史云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于諸侯按路史不足據依然讀載字屬下作載十一征與趙注合二十七征與朱子奢說合非無本也

讀　拔

釋抽字義

毛詩不可讀也傳云讀抽也匡謬正俗云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為抽紬成難曉說文籀从竹擂聲擂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抽汲古閣本說文手部擂引也从手擂聲抽或从由豈顏師古所見本作籀邪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為抽此當言讀籀也據此則抽籀二字通用惟改抽作籀未之深攷喜蔔業方言抽讀也史記太史公自叙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集解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如淳曰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曰謂綴集之也抽訓為讀毛公本漢儒相承之故訓師古改作籀字是不知抽亦訓讀匡謬正俗與史記注同出一人之手何以自相矛盾不審宋人糾誤之書曾及此否又按廣韻抽拔也或作紬紬引其端緒也與史記紬字正同

撙凡尊上係
八不从ソ

釋撙節字義

禮記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撙猶趨也正義撙趨節法度也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乃退讓之事釋文撙節祖本反猶趨七俱反就也向也義與鄭君合錢少詹事養新録云撙當為𠟃說文𠟃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繜屈仲尼篇尊貴則恭敬而繜其義皆與撙同喜荀案六經所見之字說文不載者甚多若據說文以改曲禮未免有改字且說文字義亦與鄭君不合攷說死撙節安靜以藉之此撙節義當與曲禮合

釋頻顣字義

頻顣與嚬蹙通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注引孟子嚬蹙而言謂人嚬眉蹙額憂貌也頻又與顰通說文解字涉水顰蹙顰又與顮通方言顮瀕也郭璞注顮音頻謂憤瀕也廣雅亦云顮瀕也

篇中蹙額字應作頞說文鼻　也故可蹙孔子蹙頞食菖蒲菹皋疾首蹙頞而相告皆此字額頞字混蓋朱注孟子始也陸繼輅識

覽

伊尹歌晨露攷

北堂書鈔卷十八引韓詩曰命伊尹歌行露九經解鈎沉列入召南按呂覽湯率六州討桀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孔穎達商頌置我鞉鼓疏引此云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曲名也據此則行露乃晨露之譌當是商頌注文余仲林誤入召南也

傅刻

久行歲之書

青史子攷

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盧辨注一云青史子雅雨堂刻本凡例云疑校讐與註相混以無左證姑存之細味此語是未審盧註所本是書刻于揚州戴先生震為之校正不知何以失攷喜荀按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青史五十七篇註古史官記事也隨書經籍志青史子一卷蓋其時已非完書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未著錄則其書亡佚已久其有單詞軼說可與大戴禮并錄者風俗通義引青史子云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平辨古通書平秩東作）故以雞祀神也文心雕龍亦載其書宋人氏族之族亦列其篇目通志氏族略云英賢傳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書藝文志青史子著書古今姓氏辨證云漢藝文志有青史氏其書五十七篇世以史書總謂之青史其說蓋本於此據此則鄧名世所見之漢志作青史氏與大戴禮正合又姓氏急就章注云青史氏漢小說家有青史子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據此知王浚儀所見之大戴禮作青史氏與盧辨所見本異至以青史為作者姓氏則漢志所未

及也又按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疏似有成文按此節與保傅篇所載胎教相類疑亦青史氏之言

歲

曳鹽盜 鹽

鬮船封幫

彌德參

議禁曳刀手紅鬍子鹽梟强盜教匪會匪械鬥惡棍銅船糧船遊帮水手不用

肉刑說

自漢文帝議廢肉刑後人無所畏憚論大辟者歲以萬計而四川廣東福建三省為尤甚世固有謂肉刑不可不復者又有剜眼釘掌刖足筋諸刑其慘酷與肉刑等而民終不可禁過熹荀議凡殺人者抵死為從者使大指折損不能持刀既可以全生復可以彌亂從此不禁自絕化奸為良豈非三代上德禮政刑一以貫之可為終古不變之良法美意哉願與良有司恭之

刑舊

裒迫

駁救生不救死說

今之幕友治刑名者大率救生不救死直省州縣刑部司員亦如是用心竊以生者幸逃法網無以警戒將來死者含寃地下無以昭雪疑獄天理國法置之不問無怪人心風俗不能為之轉移且有為死者索命之人可勿戒哉即如謀殺故殺改作誤殺强姦改作和姦雞姦改作舊開盜案改作竊案首犯改作為從此風一開必致普天下祇有軍流徒罪而無死罪甚至逆倫重案可以裒黜作誤傷題奏雙請希冀邀恩試問官吏何心甘而為此若非受賄受屬舞弊營私祇是不忍之心迫而行之天下有幾人哉是其託詞于救生不救死尚文飾之辭也執法者審之

曾 允

大學説序

上元管君與之以程朱之性道勵程朱之躬行以賈生之文章闡賈生之經濟下壽奄化君子惜之所著文十七卷刊行于世人多以文士稱之其子嗣復懼失其真廼復栞大學說一卷喜荀慕管君之學行喜其子能讀父書以女子子妻之一日其子以其父書請序于喜荀喜荀以大學有曾子曰一節似記者之詞或曾子述孔子之言著以為經記者述曾子之意及先民之言分以為傳禮經之精義存焉較之曾子十篇蓋相伯仲後人不知誠意在慎獨慎獨在好惡以大學為理財之書侈言平治流於霸術聖人不若是也唐堯允恭克讓協和萬邦孔子脩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德立功其在斯也夫惟孔子言仁言敬自曾子始言誠子思孟子因之好惡在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皆本誠意以愈推愈遠是以平天下在絜矩用人理財皆本此好惡之誠而已管君之書所未及者因并著之汪喜荀譔

稾

尚友記自叙

昔阮相公撰儒林傳未成遷漕運總督以其稾囑喜荀藏之名山喜荀因補其缺為家傳若干篇所以備史臣采録也未為史官不敢作傳名之曰尚友記潘少司馬錫恩為丁卯同年生撰文苑循吏傳未成調河道錢學士林為壬午薦主撰儒林文苑傳亦未成臨終以手稾付喜荀因屬其門人王按察使璪授梓復補二公之闕附尚友記大儒如湯文正陸清獻孫徵君經師如閻百詩惠定宇戴東原程易疇王懷祖王文簡伯申先生謚文簡以有國史大臣傳湯陸儒林傳孫閻惠戴及阮集王懷祖湯銘王文簡徽志程易疇故也終當補成尚友記刻行吾歙汪雙池江慎修吾揚朱止泉王白田無漢宋門戶之見實事求是躬行實踐蔚為大儒江汪已配食儒林傳朱子朱王名在儒林其書當為世寶之至陸清獻為薛胡後一大儒尚友記補傳未成所以難成因傳稾萬言未定草耳吾歙守朱子晚年之教不習禪學師傳如是也至王文成之學陜甘河南有之此可告後之明道者戶部員外監督儲濟倉管井田科事甘泉汪喜

荀誤

梁甚

甚甚

宋十行本春秋穀梁疏跋尾

汲古閣十三經注疏舛誤不一穀梁尤甚向苦其難讀庚午冬得宋十行本是正欣然稱快汲古閣本經文訛字脫字如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脫公字莊六年三月訛二月十四年鄄之會脫宋公衛侯宣九年楚子訛楚人襄六年庚辰訛庚寅昭八年陳侯溺脫侯字傳文訛字脫字如隱公八年惡入者也脫入字泰山之邑也脫也字莊二年為之主者卒之也脫主字二十四年謹而日之也訛月之二十八年無外交也訛我交僖十年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脫吾字重明字二十二年旌亂于上脫亂字二十三年茲父之不葬脫茲父之三字宣十年及之訛友之昭十一年一事注乎志訛註字哀元年故卜免牛也訛免卜六年可以言弗受也訛何字宋本俱一一不誤毛氏所刻是從九行本翻本原書脫誤或不如此之甚甚矣校書之難也

著矦藏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此碑明神宗時掊土得之著錄于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此本較顧所臧本不少一字其為初拓本無疑碑稱右扶風隃麋侯相按隃麋漢書作隃唯續漢書作渝此碑作隃可正續漢書之譌碑稱曹全討疏勒之罪定詛家之亂孝養季祖母供奉繼母先意承志以同產弟憂棄官又有善政於民是其立德立功宜不朽於後世范史顧不為立傳使非有此石之存將以全之行事湮沒不彰其何以為士大夫勸于以知金石有功名敎也

朱竹垞題此碑云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妄更歷數十年必又嘆此碑為難得朱竹垞太史先予生百年已歎是碑之漶漫予後生百年而得是初拓本其寶重當何如也

乾隆乙巳先君得漢畫象石門於射陽後又得周玉虎符齋陳逆簠於江都肆上因顏其居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日夕坐誦其間復以所藏金石文字羅列几上命喜荀侍先君每執一器顧喜荀曰爾以是換酒喜荀固辭先君為之色

喜其時喜荀年七八歲遺家不造有慈無戚今且十一年矣痛心筲事聊復書之

又卑作俾

漢溧陽長潘校官碑跋尾

漢溧陽長潘校官碑今在溧陽縣學碑云履菰竹之廩菰即孤字五經文字引經典釋文云苽又作孤（今本釋文异文）案苽菰本一字菰竹即孤竹也此碑作菰可為陸氏之證且足補今本釋文之闕又俾字作畀案荀子宥坐篇畀民不迷注讀畀為俾此碑卑正作俾知楊倞非無據也禽即擒字猾碑作猾隸釋據所見本作猲曹全碑隂同廚即房字唐公房碑同碑文稟資南垂之　有夫　德之絕操繼字有夫二字外覽百家衆儒儒字脩　之迹脩字復役三年復字反失俗之禮失字凡七字皆洪氏隸釋所未録今按其文猶了然可辨焉

著

唐萬夫人墓誌書後

嘉慶十七年揚州南門外葫蘆門人家治地得甎誌一蓋一或以告喜荀喜荀因購得之誌作于大中六年有序無銘疑是其家所録非出文士之手然樸直簡淨深合古人誌墓之例當時駢四儷六之作危言日出或有所不逮誌稱萬夫人歸于闞氏之室攷闞氏為唐時箸姓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其遷江都于書無攷元和姓纂所載廣陵族望有奚氏胡氏韓氏顏氏臯氏洽氏劉氏林氏馬氏景氏盛氏獨于闞氏不言望出江都意者遷徙無定或茲土之寓公與誌稱窆揚子縣界江濱鄉白社村案舊唐書地理志揚子縣永淳元年分江都縣置元豐九域志真州大中祥符六年升為州治揚子縣地東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三十里東南至本州界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二十里攷唐時揚州城在雷塘蜀岡之西今之郡城南門相去属十餘里據誌所稱揚子縣界則唐時揚子縣與揚州相去較宋時尤近王存書属宋時之畺域也江先生鄭堂云方輿勝覽揚子縣城在城外十五里即揚子橋據此則今之南門

外正與楊子橋相去不遠尤為確證誌稱夫人終于江都來鳳之里又所稱江濱鄉白社村并方志所不載攷唐宋時楊州古地名如稽神録所載通津橋太坊楊子縣北徐氏村羅鄂州集所載文樓巷并足補方志之闕附誌于此以告後之脩方志者

屢詞

漢諫議大夫何公碑文

昔孔子志在春秋子夏傳經公羊彛學漢胡毋生嚴氏顏氏幷傳其業董君繁露發明大旨至公注公羊春秋今文孤學列於學宮一家之言遂傳于世我朝曲阜孔氏武進劉氏幷爲是學三科九旨所聞異辭曩在　京師校刊宋本心向往之尋以學治河事出使濟甯徐君宗幹葺公之祠命爲之記昔范書稱公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論語孝經幷爲之注復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經師大業祀于孔廟著爲令典喜荀履公之鄉慕公爲人淡於榮利不仕州郡進退以禮綜甄懿行公以太傅陳蕃不畏强御當世知名辟參政事遂以廢錮修學著書伏以漢之黨錮君子居之矧公大節千載昭然公禁錮旣解羣公表進道術深明章于史冊復侍講帷幄幸臣不悅乃拜議郎婁陳忠言再遷諫議公出處卓絕上擬孔門學海經神同時比蹟俎豆公鄉有舉勿廢喜荀不敏爰綴茲篇昭告儒林以緜奕世乃爲詞曰

儒通天人學明行修風角七分經緯典謨旁涉厤算纘治春秋求是入室

操矛師表百世仰鏡萬流式公之廬税于道周

道光二十有一年六月汪喜荀撰

大清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初公行狀

曾祖瑄萊陽廩膳生

祖元方進士官同知

父之樸官江西督糧道

山東萊州府萊陽縣初彭齡年七十七狀

公字紹祖號頤園世居山東萊陽以考觀察公葬京西之呂村遂占籍順天宛平公祖宰夏邑有惠政值歲饑殫心賑䘏所全活者甚衆公實生於河南靈寶縣署幼而岐嶷善讀書十歲通史鑑大義十八入學爲附生

高宗東巡公迎

鑾獻賦

召試

賜舉人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編修擢御史遷給事中五十一年分校順天鄉試五十七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明年分校禮部試公官臺諫

試

數上疏言事以是受
高宗知由光祿寺少卿累遷至通政使督湖北福建學政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擢兵部侍郎
召還京旋授雲南巡撫是時雲南民困於鹽法貪吏握牢盆計口授食而重責
其直民罄產不能償有忿戕掾吏者言官陳其弊
仁宗以疏授公公履任即奏罷官鬻鹽之制令竈戶與民自相市而納其課民
困大蘇又屬邑有里馬里夫採買勒折諸苛政悉禁革之民頌其德建生祠數
十所至今尸祝弗替以親老改京職授刑部侍郎六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公
在卿貳多所建白九年以劾奏失實褫職逾年
特詔起用出撫安徽山西陝西任刑部工部戶部倉場侍郎擢兵部尚書凡四
方有大獄輒
命馳驛往讞再以事革職復起用爲郎二十五年今上御極擢禮部侍郎逾月
升兵部尚書調工部道光三年

歟

上幸萬壽山
宴賚十五老臣公與焉
賜詩褒公云宣猷昔日知耿介善善惡惡刻無遑于是知
上之知公不為不深無何以年老致仕
給予半俸越一年卒
賜祭葬如禮公之為疆吏也潔躬率屬僚友莫敢請寄所蒞之區先廉其大乖
民望者露章劾之羣吏惴惴戰慄如負芒刺其橋虔朘民者胥易輙不敢逞而
閭閻陰被其澤是以所在人畏所去人思立
朝剛介不阿事有不可義形於色儀宇魁壘雖屢仆屢植忠侃之性至老不衰
身受
三朝知遇之恩歟歷中外克舉其職清風諒節海內士大夫無異辭居家孝友
惇睦厚於義而疏於財其天性篤厚然也公生於乾隆十四年六月十日卒於
道光五年七月十四日娶王夫人子二銘峻議敘鹽大使縈熙舉人孫四慶彪

舉人慶甡慶彪慶彬

光禄大夫工部尚書王文簡公行狀

曾祖曾禄選拔貢生

祖安國官吏部尚書

父念孫官永定河道

江蘇揚州府高郵州王引之年六十九狀

君諱字伯生號曼卿先世居江蘇蘇州人明初始遷高郵五世祖諱開運治尚書有聲

國初為高郵學生員高祖諱式耜博通五經副榜貢生秉性方正貧而好行其德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卒老於家曾祖諱曾禄名諸生雍正元年選拔貢生理學湛深學者從遊甚衆祖諱安國吏部尚書謚文肅祀鄉賢祠

國史有傳父諱念孫永定河道箸廣雅疏證讀書雜志母高郵吳太夫人君穎異篤志於學師或他適君於書義未通者皆識之師歸一一請益師大奇之年十歲手録童蒙須知置案頭省覽講朱子小學及呂新吾先生小兒語于日用

間即仿而行之從事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取爾雅說文方言音學五書讀之日夕研求入都以所得質於父父喜曰是可以傳吾學矣己未成進士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陽湖孫淵如先生觀察山東遺書以君樸學受知為賀謂足以鼓舞向學之士辛酉貴州正考官癸亥大考
欽命題擬潘岳藉田賦君為古賦以進取一等第三名擢侍講閩陳恭甫先生遺書謂是名儒分内事不足為不朽千秋者異特以是鼓舞天下之人使不疑賈孔無文章亦斯道之仔肩也充日講起居注官甲子二月
駕幸翰林院與詞臣效柏梁體聯句君與焉又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為韻賦詩
御製東字音字二首其餘字
命儀親王以下三十八人各分一字賦詩君分得竭字蒙
賜宴暨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注杜詩及名茶文綺箋絹硯石諸物

上還宮恃頌
御製幸翰林院錫宴禮成復得長律二首
命諸王及分字諸臣和韻君復賡和二首翼日暨王大臣等恭進
聖駕臨幸翰林院禮成恭紀頌冊嗣恭纂
皇朝詞林典故充纂修官書成進御
上以卷帙浩繁纂辦完善奉
上諭交部議叙是年又奉
命繕
御製詩
賜紗一端是年翰林院保列一等送吏部三月奉
旨准其一等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旋
簡放湖北正考官丁卯
簡放河南學政是年考試試差君以未補官不與試例不開列銜名

蓋廉猶爲教晉

韻不獨用於詩也詩韻二字太樸似宜改韻或作官韻書亦可

簡放學政蓋異數也君抵任訪有某某遵
旨密奏
命新任豫撫按治皆得實君謀于阮芸臺先生捐亷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
貯各屬學宮至今中州人士猶曰士子知務實學皆王宗師教云中州字音近
古爲韻語往往不協律君手訂詩韻一冊令諸生攜歸勤肄任三年而豫中士
子鮮不諳韻律者君試士必公服涖堂皇披覽試卷竟日無惰容俟諸生散盡
而退三閱寒暑無少閒戊午轉左庶子晉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學士秩滿旋
京辛未分教庶吉士旋
派隨
扈木蘭賡和之作甚多既至灤京奉
命無庸進哨留住熱河敬編
避暑山莊所藏
高宗純皇帝

歲歉

寬

宸翰自乾隆六年

駕幸避暑山莊至嘉慶三年凡五十八載

宸翰三千餘軸編次既竣蒙

賜文綺又蒙

恩自木蘭行宮

頒鹿脯至灤京以

賜皆有紀

恩之作明年授通政司副使君以銀臺專司各省題本吏兵二部奸胥舞弊每賂令壓擱抵任數日廉得某省一本時日皆逾窮治之而壓擱之風以絕是年

命稽查右翼宗學癸酉八月授太僕寺卿十月轉大理寺卿時畿輔歲歉窮民乏食而京城米禁嚴君曰米之例禁出城也原以防京兵之乏食及杜回漕之弊非禁民食也我雖無地方之責而事關民瘼不敢不言遂具疏以請是摺留中後萬載辛筠谷先生更有是請米禁遂寬是秋教匪林清犯禁門冬閏有

竝飭　廉　祖　直

議修葺
圓明園宮垣加高培厚者君聞之具疏切辯更陳所見蒙
召見
温諭久之謂爲忠誠爲國君退而焚草其事其辭不之知也甲戌
簡放山東學政
諭以整飭士習並
諭東省大吏某聲名平常前往密查具奏君之任即廉其事以
聞復奉
命查實再奏遵
旨覆入
上遣使往按得實以此知君實可大任又山左州縣不能和其生監生監亦數
數千公事前使者或祖生監或庇州縣君曰庇州縣則吏不畏法祖生監則士
不立品吾平其曲直吾治吾士畫吏治其吏於是士習端而官方亦肅先是林

爲　覺下似落世字添世字方半句　謹教　爲　爲棄教

清滋事教匪多山東人君涖任首以正風俗爲務每於涖學講書後進諸生教之曰爾等身列黌宮讀孔孟之書孔子以攻異端爲戒孟子以正人心爲本爾等受

朝廷教養優於庶民必正己以正人斯不愧謂之士會

仁宗諭學臣譔論說以化愚頑君因撰闡

訓化愚論其略曰凡人躬逢堯舜之世即當仰遵堯舜之化生長孔孟之鄉即當謹守孔孟之教當今乃堯舜之世也

皇上厚澤深仁教養兼備牖民覺

訓諭周詳無非貽百姓以安全納百姓於純正爲百姓者若不遷善改過何以

仰承

堯舜之化乎山東乃孔孟之鄉也孔子大聖極言異端之害孟子大賢有距邪說之功無非防左道惑人救愚民之陷溺爲山東百姓者若不棄邪歸正豈不虛生孔孟之鄉乎夫邪教之不可習也有二一曰人所共憤二曰法所必誅何

敎

爲

儻

異衆

爲

敎荒衆

以言人所共憤也盜賊之徒夜聚曉散今邪教之會也亦夜聚曉散則盜賊之行也禽獸無禮牝牡混淆今邪教之聚也亦男女無別則禽獸之行也人倫由此而敗壞天理自是而消亾甚至結黨橫行謀爲不軌則罪大惡極覆載所不容倘有餘孽竄伏正百姓所當除惡務盡亟欲翦除者也何以言法所必誅也

恭讀

大清律曰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或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新例載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皆斬監候又辦理白陽白蓮八卦等邪教凡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傳徒惑衆者爲首者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律擬絞監候爲從者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是邪教惑人法所不宥一經發覺斷難倖逃乃愚人受人哄誘遂至陷於罪而不知以爲可以求福誰知福未受而禍已成以爲可以謀利誰知利甫得而害已至甚至結黨滋事悉被誅除今試問定陶曹縣之教匪有獲倖免者乎

共

廉恥

棄

國法昭章難逃顯戮此山東百姓所共見共聞者自今以後曾經習教者可不
悔過自新乎未經習教者可不率由正路乎至於上年滋事之要犯奉
旨緝拏尚未伏誅爲山東百姓者若能訪知要犯潛匿之處縛以出首則可謂
尊
君親
上效順急公不但可以免株連之累抑且可以邀
獎賞之恩矣若夫士爲四民之首生員身列膠庠讀書明理其沐浴於
堯舜之化也最深其講求於孔孟之學也最久誠能仰體
聖主化民成俗之意申明古人黜邪崇正之言爲之剖辯是非指陳利害勸以
毋習不法之經卷毋傳不良之符咒毋從八卦教之淫邪毋爲一炷香之愚妄
毋學金鐘罩之拳棒毋效鐵布衫之伎倆毋結虎尾鞭之惡黨毋連掖刀手之
兇會躬行孝弟忠信以爲之先講明禮義廉恥以使之化庶鄉里愚民知正路
之不可棄悟邪教之不可從相與遷善改過以遵

直 卽 廉節

聖天子蕩平正直之訓使天下知永
堯舜之化者惟山東爲最醇聞孔孟之風者惟山東爲不愧此則督學使者所
厚望也若夫坐視同里之人陷於邪術而不救是謂之不仁任邪術之橫行而
己亦受其害是謂之不智
國家建立學校培養人才安用此無用之腐儒邪書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
山左諸生尚其凜承
訓諭風勸而感化之哉又撰見利思害說其略曰古之君子見利思義所以安
於正而不入於邪也下此愚昧之人縱不知義之爲義獨不知利之有害乎見
利思義固不易之經也見利思害亦保全之道也卽如邪教之惑人甚矣爲百
姓者或甘受其愚而深信之則誤於好利之一心而未嘗思其害也蓋愚民未
聞禮義廉恥之節但知財帛之可以謀衣食而免饑寒也則汲汲圖之而不恤
其他彼爲邪說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誘也於是借斂錢之說以邀之其入教也
則己之錢入於人手其入教而又傳教也則人之錢入於己手展轉傳教則展

轉斂錢愚民信以爲生計遂相與從之馴至持經習咒結黨滋事惡極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豈非見利忘害以至此哉夫天下之利原不禁人之自謀而合義之利有利而無害不義之利有利而即有害此不可不辨之於早也今使爲農者耕耘收穫以取其利爲工者備物致用以取其利爲商者市賤鬻貴以取其利自食其力自養其身非不謀利也而以之爲身則身安以之爲家則家安不聞危亡之禍起於一旦者惟其義之合於利而遠于害也若夫八卦教之謠邪白蓮教之兇惡持避劫之說作斂錢之計此天下不義之利之最大者名爲謀利而實欲驅百姓於敗亡之途陷百姓以誅滅之罪彼夫定陶曹縣之邪教亦嘗斂人之財暫肥囊橐矣乃不轉瞬而身遭顯戮妻子伏誅昔日所斂之錢今安在乎然則斂錢之舉利一而害十此不辨而自明者人非至愚亦何苦舉身家性命以徇區區之小利乎自今以往爲百姓者誠能見利而即思其害取之有害者拒之則心不至於陷溺身不入於姦邪雖有習教之徒欲借斂錢之說以相誘吾知爲良民者審於利害必羣起而攻之惟恐或緩矣若夫奉

旨緝拏之要犯萬一潛逃而來留之則有窩藏之罪執而獻之則邀
奬賞之恩山左素矢效忠之忱常切奉公之誼諒不肯使逆亂之徒少延殘喘
以虧大義而受株連之禍也並恭繕進呈
乙覽奉
硃批發還刊布以曉愚民丙子冬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君遇外省京控案詳
酌輕重以定奏咨每遇奏案反復推求必將情事切要處指明陳奏京畿道所
擬不當者恒手改之或於
召對時數奏
仁宗以是深許君明敏有為焉丁丑充會試知貢舉未入闈會閩省龍溪令朱
履中誣李方伯賡芸受賕事總督某劾方伯罷其任旣對簿事無左驗而案事
者持之急方伯不能堪遂雉經事
聞
仁宗知君特立不阿

廉直

直

命偕少宰熙昌往治斯獄君未入境即廉知方伯清直有聲至則悉心推鞫悉得其情乃抵朱履中等罪獄遂平反李方伯之官於閩也所在皆有惠政君抵閩士民林光天等臚舉方伯惠政呈請捐資建遺愛專祠案既定因據情入告

上以斯民直道之公得

旨允行又奉

旨交辦賴乃鵠及鄒讓觀控案至七月而竣事未旋擢禮部右侍郎戊寅轉左侍郎二月與

重華宮茶宴恭和

御製詩

賜硯墨茶甌是年

仁宗六旬萬壽恩科

命充浙江正考官己卯春

命充會試總裁自嘉慶戊辰以後科目文字兢尚詞華士子轉相放效以儷青

儁

配白堆垛餖飣為工是科君與同事諸公督率房官別裁偽體一以清眞雅正
為宗此後文體遂為之一變試峻
命兼署兵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秋充武會試監射大臣武試貴能挽强武舉
於會試時皆强增弓力見長及覆試不符每致停科君監射令所注弓力必以
持滿為度故中選之士覆試無不符者尋以
慶節前遇忌辰不請
旨照常素服未合例左遷通政使十一月復授吏部右侍郎庚辰充
朝考閱卷大臣是年秋七月
仁宗駐蹕避暑山莊
龍馭上賓君恭修
仁宗實錄
上夙知君學行
特命充總裁官君率纂修各官恪恭將事敬謹編輯閱四載而書成辛已

上紀元
特頒恩詔凡應繳官項子孫代賠者查與豁免時君代繳父賠項已完至二萬
有奇其餘蒙
恩豁免君歸告諸父父感激流涕而君亦自此負累始輕夏畿輔及山左旱蝗
上軫念民依令所在督撫飭屬急行搜除君具疏言捕蝗一事胥吏一經奉票
即按畝派夫及率人捕撲則又故踐禾苗即無蝗地畝亦肆行蹂躪藉端索費
是為民除害之事轉至貽害於民恭讀
欽定康濟錄捕蝗必覽所載捕蝗十宜以設廠收買為最要之策其法或錢或
米捕蝗一斗給以若干使百姓捕蝗而得賞則不假胥吏之催促而趨之若鶩
非惟收效甚速且免作踐騷擾之患請飭武英殿將欽定康濟錄頒示直隸山
東大員令其相度機宜仿照捕撲疏入
上以設廠收買立法簡易遂如所請以行秋充浙江鄉試考官復充
國史館副總裁十二月充

郎 刑 直

經筵講官二年三月轉左侍郎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八月署刑部左侍郎君以吏部兩部事務皆繁而刑部事關民
命仰體
欽恤之意雖暫時署理每日兩署皆至經數月之久不懈也癸未充會試總裁
四月
實錄進呈
上以在館諸臣恪恭將事
恩賞紗卷旋奉
命教習癸未庶吉士冬
派武會試正總裁明年春充
經筵直講大臣四月
實錄告成

讀 爲

賜宴禮部
賚鞍馬銀幣
召對時
優奬勤勞謂總裁中惟君一人始終其事十一月署户部左侍郎乙酉充
大考翰詹閱卷大臣丙戌充覆試閱卷大臣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丁亥蒙
恩擢授工部尚書凡侍郎升尚書皆由總憲升轉君以忠清亮直
上結
主知由侍郎徑擢尚書一時驚爲
殊遇謝
恩
召對

朕

舊

上諭之曰朕之徑擢汝尚書者爲汝人好非祇爲汝學問好及俸深也君仰承
恩遇圖報之思彌切先是文肅公在
高宗朝曾任是職父又歷官水部諸曹君禀承兩世遺規素精算術在署治事
嘗取奏銷冊親行覆核所用帑無慮數十百萬執管以計日不移晷而畢僚屬
皆驚異河工工程名目歲修之外又有另案廳員率藉自肥而所修新工或反
遜舊工堅固父官河道六年所屬不報一另案君隨侍任所習知其弊故官工
部有請
旨嚴東南兩河另案工程之奏奉
旨允行時值淮黃不治航海轉漕闕孟二灘方興挑濬淮鹺積累常課不供君
博延衆議考古籌今夙夜拳拳無時或釋惟常蒙
獨對凡有獻納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故
宣室所陳莫由知其概焉七月充
武英殿正總裁十一月

賜紫禁城騎馬明年署吏部尚書充
朝考閱卷大臣庚寅調禮部尚書君曰昔我祖文肅公任大宗伯十年清操亮
節炳燿人寰吾今復居此職其何以紹前徽而爲報稱地也復任後見署中有
文肅公楹聯云松筠存質直日月照心清君緬懷先德亦撰聯語云夙夜惟寅
承祖德靖共爾位答
君恩擬懸於先文肅公聯右後以憂去官不果辛卯復署工部尚書父病篤謂
君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汝母葬已三十年窆穴不宜輕啟如有
朽損傷子孫心且死而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之何益汝其識之君奉父
柩歸里遂卜葬於江蘇六合縣之北郊遵遺命也君在里嘗吟止齋銘中語曰
行年六十官一品也是人生合止時吾年將七十正古人致仕之年惟祖孫父
子四世承
恩安敢乞閒自耽安逸乎甲午夏服闋入都舟經袁浦聞洪湖淤墊欲至高堰
一觀後不果往易簀前夕猶言及此事曰吾位正卿

蓋　畀

國家之事何一不當講求以備
顧問高堰之行未果吾至今悔之在里時聞海塘坍卸曰事關浙右生民
國家財賦吾當講求其利弊爲
皇上敬陳之時集前人籌議海塘諸書參考而得其要以疾革未果上蓋公忠
體
國之懷無時或釋也十一月十二日拜署工部尚書之
命越五日奉
命卽眞二十四日薨遺疏入
上心軫悼奉
上諭工部尚書王引之品行端謹學問素優由翰林洊躋卿貳擢任尚書方資
倚畀茲聞溘逝殊爲軫惜著加恩照尚書例賜卹所有應得處分悉予開復應
得卹典該部照例具奏欽此旋蒙
賜祭一壇

爲

遣禮部尚書汪公守和致祭於私第
頒祭文一篇
賞全葬銀五百兩
予謚文簡
頒墓碑文一道
賜墓碑銀三百五十兩君性極方正而善氣迎人事君以誠持己以正待人以恕接下以謙服官四十載凡有陳奏不自留稿密勿所陳雖子弟不告徧歷六官領部務二十年無日不詣署嘗曰事無繁簡一日不治則積積多精神不能周徧則察稽疏而弊竇生矣故兼綜他部時日赴兩部不以事繁而或曠也吏部總司銓政案例有兩歧者書吏輒上下其手君任少宰八年吏不能為奸後奉諱在籍有吏部書吏向親串中詢君起居者曰是亦可以少休矣爲若輩憎惡如此則在部之蠲奸釐弊可知至於議定公事不爲兩可之言不爲從衆之見君爲少宰時太宰某公議以官員遇生祖母之喪父故在先本員爲庶長孫

蓋爲蓋

者令承重離任丁憂三年君力持不可議未定而君奉使典試浙中持議者遽
奏行之君還議以孫之於祖服止齊衰一年嫡長孫父故在先遇祖父母之喪
則持服三年蓋以承父之重與祖爲體宗祧大法於是乎在其於祖母從同者
一本相承敵體之義也至於庶祖母非祖敵體不得以承重言乃具疏更定前
議云臣部前奏請將父故之庶長孫爲生祖母服喪三年乃推廣孝思之意惟
是情有所伸禮有所屈即如次子三子其受父母之恩與長子同若其身先死
父母後歿爲其子者不能代服三年之喪且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服三年爲
本生父母止服降服一年庶長孫之分原止儕於諸孫生祖母之恩不能加於
父母蓋緣情則罔極之恩即終身持服不足言報制禮則承重之義斷不能加
於支庶仍令其治喪一年許其離任奉
旨允行汪文端公官禮部尚書奏題缺主事新例名實不符請確查更正事下
大學士軍機大臣吏部會議君獨然其說疏言官人之道以量才稱職爲先我
朝定制於內外官分設題缺選缺循名責實題缺以勵人材選缺以敘資格二

墓 舊 舊 蓋

者判然不同亦復竝行不悖溯查乾隆九年
欽定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選保題而吏部銓選例
內亦載明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該堂官揀選題補
成憲煌煌至今未易迨四十八年清書則例告成忽於除授門內增纂題補主
事統較行走先後一條因訛成誤遂與揀選門本例大相矛盾今以後起訛誤
之文謂可仍舊揆之於理未爲允協總之題缺不論資格方與
國家簡賢任能之意相符若以題缺主事獨與選缺同較行走先後而繁簡不
分賢愚無別於整飭部務鼓勵人才之道均無裨益至謂恐開奔競之門則各
部院堂官於題補郎中員外皆不慮其奔競獨於題補主事慮其奔競此不待
辨而自明者請仍照乾隆九年原定章程題缺主事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選
題補以符舊制使題選義例分明庶人思自奮賢才不致淹滯而部務亦日有
起色德州盧相國見君之議而韙之遂列名與君合詞另爲一議以上蓋不敢
狥衆以自欺也在部時接僚屬甚謙而公事是非究之必詳持之必力故屬吏

誤

畏而愛之莫敢干以私嘗論居官之道謂清慎勤三者清勤皆從慎出宜以慎爲主任學政時秩滿之京餽贐有成例君婉辭以謝曰我眷屬少養廉足以自給出使各省所至絕供帳餽遺同官屬吏皆服君清操凡兩任學政四主鄉試再充會試總裁悉心衡校試藝而外兼重經策經生名士一覽無遺以故所取之士學問經濟皆彪炳一時焉政事之暇惟以箸述爲事自庚戌入都侍父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即筆之於篇過庭所聞亦備載之迄庚寅成書凡三十二卷名曰經義述聞不爲鑿空之談不爲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假借之字則正其解熟於漢學之門徑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初入都時因許氏說文屢就古人名字相因之義發明古訓因作周秦名字解誤一書皆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成是書時年甫二十有五官山東學政時因錢曉徵先生所釋太歲分太歲太陰爲二義有不安致明漢志太歲在子爲在寅之譌因於試士之暇爲說二十八篇以正之名曰太歲考與周秦名字解故皆合刊於經義述聞中又因小學之書皆釋名物實義若經傳語詞小學釋之者如爾雅粵于爲曰之類所載無幾自漢以來說經者

反 變

或以助語而釋以實義或不知助語有二訓三訓而皆釋以常解語義未明經義反因之而晦雖以毛鄭之精猶未免此誤君因博考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分字編次爲經傳釋詞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缺君說經無所不究尤精於轉注假借之字幼承庭訓精通於其父古韻二十一部之分於九經楚詞諸子之有韻者剖晰精微又熟於篆隸遞變源流因聲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察詁訓凡漢唐諸儒就借用之字望文生義而未安者君釋以本字無不冰釋理順退食之餘侍父側以孜訂爲承歡之具父所著廣雅疏證末卷卽命君爲疏讀書雜志十種亦多列君之說而君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以謹載父說芸臺先生謂學過惠戴二家顧千里謂近代通儒程徵君經學錢少詹史學汪明經文章君父及君小學天下五人而已皆知之深也劉文清公贈君楹帖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聰明特達文而又儒論者謂非君不能當之君不惑於二氏之學居父母喪不令僧道懺悔曰俗謂此可祈福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豈祈之可得謂爲此以免罪則是先自誣其親也又不信術數陰陽拘

忌之說星家言而武中曰偶然耳又曰十干十二支自人名之以紀時日十干十二支之分配五行亦自人合之烏可以其生克言吉凶哉居父喪有以回煞宜避之說進者君泣曰是何言也吾親果來是吾子僾見愾聞之所願望見顏色者也安忍避哉又世俗喪事凡親賓來弔者奏鼓樂君以爲非禮命設而不作生平篤一本之誼族人之貧者歲時皆有贍恤冬有衣費應試有路費置田數十畝以所入爲資助族人之用終君之身如一日賦性眞樸一言一話無不表裏如一與人交不設城府要於忠信遇事謇諤未嘗有所阿比亦未始以清節陵人於聲色紛華澹然一無所好服官數十年不畜妾媵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屬不求精美寢室中古書數架無玩好之設居恒以盛滿爲戒故位登極品清約如寒素晚年稍喜蒔花然不求精貴僅市中草花位置庭中謂聊以取生意云爾官翰林時購貂裘一襲服二十年未嘗易迨官卿貳得賜庫貂則命速成之曰我將服以紀恩也馭下最寬臧獲有小過多容恕之而約束仍不稍縱奉

末

敎

使各省家人輩無敢侵擾毫末君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卒於道光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原配沈夫人廩貢生同邑諱業廣公女
孝謹德讓勤儉持家歸君逾年而歿累贈一品夫人繼配范夫人原任布政司
經歷
貤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大興諱鍾公女孝慈勤儉侍養翁數十年凡一飲一食
皆手治以進君自爲諸生至官卿士從不問家事范夫人綜理家政內外秩然
君奉
使中外受
命即行從不貽君以內顧憂治家有範而能恤下僕婢莫不畏而知感敎子最
嚴苟有過不稍假以顏色斂珥不務華美雖膺極品之封而家居衣猶補紉親
族里黨咸稱之先君八年卒

貌

大清中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副使顧公行狀

曾祖漸

祖階升贈通政使司通政副使

父應昌贈通政使司通政副使

江蘇蘇州府吳縣顧蒓年六十八狀

公字吳羹號南雅其先江寧人自始遷祖沖齋公徙居蘇五傳至國本明歲貢生孝行詳郡縣志私謚貞孝先生崇祀專祠以曾孫濟美官

皇朝誥贈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生子五次竑明長洲縣學生有聲復社是爲公高祖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稍長肄業紫陽書院受知錢辛楣先生謂其文步武韓蘇非貌爲古者補附學生旋食餼吳會有諸生之獄公亦遘難幾不測既而科道風聞參奏

天子遣使來吳廉問得實獄乃解舉江南鄉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
國史館文穎館纂修
咸安宮總裁戊辰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
大考一等三名
擢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雲南學政具疏以經過河南地方風聞墨吏奸民入奏奉
硃批留覽嘉慶十八年癸酉逆匪林清之變奉
上諭及
詔書公奏逆匪等於
大內森嚴之地尚敢肆厥猖狂
圓明園距
禁城三十餘里不可不豫爲之計伏願

皇上端拱法宮之中常警垂堂之戒謙沖養德敬畏荅天奏入奉
硃批有正人心厚風俗爲本之諭
上命各學政擬禁邪教示一通公所擬條示最爲剴切
上命刊布任滿奉
旨仍留學政之任公自以受
聖主逾格之恩且念邊士幸際
昌期若惟專帖括尚詞華何以廣通善類仰副
睿思於是嚴飭各學敎官時加訓道約八條示諸生首正心術次端行誼三明經
義以定其趨四參文學以擴其識五辨正文體六講求詩賦七審音韻八論書
法有能全讀三禮六傳者令於案旁默寫至二千餘字無譌量爲獎賞又擇其
能詩賦者俱令覆試逐卷面摘其誤公又恐其務浮詞而鮮實用也有砥礪廉
隅爲鄉評所許者必予之獎飾謂學政與諸生勢分太疏謁
文廟及發落獎賞時爲時甚暫不盡欲言每屆試事已畢進諸生口講指畫娓

娓忘倦滇會省垣故有書院二所肄業不下六七百人令逐日進署與之講求
身砥行之道嘗自書朱子白鹿洞規竝孝經鐫之石嵌二書院壁間採訪孝義
節烈輯爲采風録以昭激勸又於署西偏顏其軒曰樹木擇士之才而貧者留
讀其中公使滇四年凡經所甄拔發名成業者歲十之六七迄今滇人士尸祝
之每公車北上雖前此曾遭擯斥者必進謁問起居以不得執贄從弟子列爲
恨公殁後請祀名宦祠先是公在史館時撰大學士和珅傳甫成即奉視學之
命因以稿付總纂某至是進呈而傳已爲人刪易
上謂無以傳信嚴
旨查問總裁以公原稿進奉
上諭顧蒓毫無不是乃得不坐公奏請各省考試武童於默寫武經外復默寫
孝經四書各百餘字仿照文場經解詩賦之例能作論者以孝經四書爲題更試
一場不能者聽奉
旨交兵部議格於例不果行

今上登極擢侍講學士恭疏謝
恩同日遞摺請停捐例再疏稱方今之時勢所急綱領爲先惟崇君德正人心
飭官方三者尤要奏入
召見
中正殿仰承
今上天語褒嘉稱所言都是者三會奉
上諭保送軍機章京毋庸迴避大員子弟又
諭左都御史松筠爲熱河都統公兩疏爭之奉
嚴旨交吏部議降三級調用改編修公在學政任內奏上十數疏不避忌諱至
是
上閱實錄知公賢擢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
授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復
授侍講學士謝

畀　臯　夔

恩之日上書陳西域事宜以爲逆回滋擾不難鋤惡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請
於喀什噶爾一帶添設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
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水草可以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求
皇上慎簡諸臣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畀之此任以廉靜寡欲通達事
理者佐之必能萬年無事交議允行公寄家書有此時西域尤爲可憂因於謝
恩日上一極痛切之摺蒙
聖度包容不以見罪受此
重恩但知圖報不復愛惜身家元年三年兩次病已垂危現在實爲餘年不趁
一息尚存稍效涓埃更復何待等語尋復充
日講起居注官
擢通政司副使時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皆大水公以爲饑民與鹽梟糾合易
於生事鹽梟不盡去終爲國家之患緩治之則養禍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
格其非心必謀其生路復疏請變通鹽法聽民備價自向有鹽地方收買隨時

時納課之後卽不必問其所往一俟鹽場産旺丁力既紓卽令課歸丁辦隨人
往販不分疆域如此則鹽課必倍於前疏上交議不果行公拳拳忠愛憂國如
家幸
皇上起諸降謫之餘殫竭忠藎誓以畢生天不假年賫志長已嗚呼痛哉公性
嚴正言笑不苟砥行立節時以古名臣自勵持己待人一主以誠居恒未嘗廢
書一室之間詩簡畫叉羅列左右至家人生産則未嘗問也夙敦孝友痛念通
籍在二親既殁之後春秋家忌泣下如雨至老不衰公既以文行卓犖負海内
重名與人相接喜論節烈事名臣言行名儒著述闇記不忘尤喜呂新吾先生
遺書人來求書輒手録以贈人與戚洗馬陳通政主持風化尤達政體爲清議
所歸從游者日衆其教諸及門猶吾子弟望之深故責之切自戊辰以後凡庶
吉屬公教習者時一進謁必以努力讀書爲勖月課詩賦不少假藉公詩文皆
法蘇長公賦則六朝唐人爲宗多未留稿書法在歐陽率更張伯英間晚年專
法褚登善闇畫梅蘭踵門求者無虛日手書小楷大學中庸孝經至數百本以

知歷

貽親友子弟謫官八載戇直之性猶昔外人雖嘗以是惜公且爲公勸而公不顧也公生於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卒於道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喜荀受知最深公嘗以身後之文相託自以未爲史官不得作傳公歷官至三品例無請諡之文謹具事實上翰林院國史館論譔道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後學戶部員外郎汪喜荀謹狀

敎解

清故修職郎安徽天長縣教諭張公行狀

曾祖

祖

父

江蘇揚州府甘泉縣張宗泰年八十三行狀

君姓張氏諱宗泰字登封甘泉人乾隆五十四年選拔貢生

朝考二等一名以教職用選安徽天長縣敎諭奉諱去官服闋選合肥縣敎諭

引疾歸先世居揚州城北黄子湖再遷郡城母體羸多病前以侍奉翁姑相繼

棄養疾遂加增君率侍奉湯葯衣不解帶者累月逮膺選拔母久棄養痼發之

日君欷歔泣下旣捧檄天長迎父就養父歿君年逾六十哀毀有加凡喪葬祭

祀悉依禮法君少時廉隅自飭旣官廣文閉戶讀書以端品望門下士林君道

源曾奉楹帖云不爲天下羣爭事喜讀人間未見書君以懸座右天長學宮久

圮君屢任後適有捐修試院梟欃之役以試院所餘兼修本城縣試梟欃士多

舊

窮

慕義以出納必謹爲諸生所信遂葺學宫并髙兩廡釐兩廡之侵占者歸於公
其他依舊制而整飭之並籌兩丁祭祀樂舞諸費俾垂永久事皆勒石去官之
日諸生送者數百人君雖爲儒官無時不留心民瘼凡遇水旱偏災本縣而外
如盱眙州境奉委查驗君務推廣
皇仁戶必親到口必親點力屏陋規凡十餘年皆實惠及民所至頌之巡撫後
官大學士朱文正公泗州知州後官巡撫左杏莊先生心契焉三膺卓薦君不
欲出膺民社力辭之逮奉諱里居益安恬退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以君名應
詔府縣採訪確實已加勘轉申矣君不欲居盛名力辭不就君官合肥後以重
聽遽請告歸在官不及二年職事修舉無異官天長時於興舉節義尤時加意
以合肥幅員較廣窮鄉僻壤湮没者多君振幽顯微唯力是視時梁鄉農家有
貞女從容就義君不遠數十里親往致奠亟請
旌表天長志書百餘年未修君採葺不遺餘力節義事徵舉尤詳勒成志稿十

敘

卷門人何榛刊行君嗜學出於天性研究經史百家寒暑不輟著周官禮經正誤一卷爾雅註疏正誤三卷孟子七篇諸國年表二卷乙部考日長編十一卷行世未梓者有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二十二史日食徵校勘舊唐書唐書天文志疏正唐冬夏日志故質疑偶存若干卷並詩文存稿藏於家經史之外旁涉九流具有神解在君爲餘事未嘗以藝自衒也君在官居家一以嚴肅自處敘人先敦品績學家世寒素自奉儉約晚年食指日繁君怡然自樂以澹泊爲家人先於兩弟友愛尤篤深以四世一堂爲慶未一年遽以疳卒君生於乾隆十五年二月三十日終於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三配李繼配吳子三榮光廩貢生候選訓導閏生廩監生早卒學金監生孫六振緒卒位丙先甲豐芑兆甲奕孫曾孫一之瀠

書孔君佚事

喜蓟於嘉慶十九年夏自京師下第旋里校勘唐文與吳學士同館又為學士校元本玉海日夕相見惜未獲聞孔君父子被難事於後二十有三年孔君子昭本來京師始見此冊楊州從未有道其事者冊內題跋近始有阮相國數行宅文士并不箸録喜蓟扃京垂三十年楊州人物知者尠少鄉人焦里堂孝廉黄春谷觀詧褎然成集于兹事顧不之及何哉喜蓟上年以廣陵圖經呈阮相國欲為明末任太守十餘人請從祀史閣部祠後又言於當事請復祀王文簡及伊墨卿太守於桃華菴若孔君不當祀昭忠祠邪謹識於此以告鄉人焉

黃妃塔興廢考

按吳越王錢俶黃妃塔碑記謂諸宮監尊禮佛螺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瑤具創窣堵波於西湖之滸以奉安之宮監宏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為率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塔成之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於是合十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攷潛氏臨安志記雷峰塔云在南山郡人雷氏居焉錢氏妃於建塔故又名黃妃又曰黃皮塔以其地嘗植黃皮蓋音語之訛耳西湖游覽志謂塔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則當時以有七級五級之異然潛氏臨安與李敏達西湖志均述塔之興而不級其廢豈顯然者在後耶不知周煇作清波雜志已有雷峰失火聯語煇乃宋人彼時已見其廢何待今日況煇之曾祖與王安石為中表是煇之成書在潛氏前可知何以潛氏踈之李敏達又遺之真不可解爰考之以貽訪黃妃塔者

擬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有序

案原表言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進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此乃序述原始下伏以句方屬表文如後幅云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用黃羅夾複封全皆其當時實事不必照述故表前僅從伏以起盡用駢偶而表末但述如干卷似此方合擬式然其中亦不可漫無新意徒摭陳言考其原表述當年讒謗之境較詳而書之體例轉略蓋其時以書有條目不必再及也惟擬者必補所未備始成代爲立言之體故述遭遇事從簡而作書之條例一一剖陳庶可竟西山未盡之言而不同東里效顰之之請因錄其詞如左

臣德秀言伏以羲爻演易首傳惕厲之文洪範陳疇獨示大中之極知精一危微之學在定靜安慮之功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基於明德欲人君擴其皇猷誠意所以正心示宸衷之獨炳齊家推於治國冀民隱之咸窺孔門發其微言曾子傳其宗旨後生之蔚起益聖敎之昌明臣束髮受書研心入奧知六經根柢在二百五十字之

追衆說捜羅成四十三卷之論上則典謨詩易各擷其精下則思孟董揚倍援其證曰為治曰為學帝王有序本之分亦觀人亦知人聖賢究格致之要異端正學既不可以亂清王道霸功又復深於抉擿别人才而忠奸有辨審政體而義利攸關生靈驗嚮背之由田里核休戚之實事天本於修己則敬畏宜崇奢侈懍乎盤遊則逸欲宜戒言行欲威儀並重職在修身選立借規儆交嚴功基内治國本當明乎諭教外家須察其驕嫌凡茲治法之可師皆引陳言而旁驗鑑經歲月積楮墨之如山未蝕風霜冀涓流之入海奈浮雲之能蔽差同楚澤行吟幸化日之重光仍見堯天咫尺恭遇北闕而 公昭亮節從此詔仲丁刻癸永為渊水明神愧余非范子奇才敢述嚴灘勝蹟是為記

麒麟閣功臣頌 并序

漢甘露三年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當世美之顧高祖功臣陸機有頌而茲獨不及可乎因規模其體稱述功德亦書其名如左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邱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頌曰

火德方威羣賢竭忠或定奇策或建大功下及藝能亦達帝聰靚茲圖繪怳然酬庸酬庸維何首茲博陸忠貞自矢何慮不學昌邑可廢伊尹復作明堂入輔國鈞兩握杜陵之英田甲非偶父誇治亂家法能守廷議八法懸河在口雅善魏丙知君取友英英龍頟傳附韓王萬騎雷動式瞻鷹揚凶門既鑿巫蠱不傷歷佐三君勲績鴻龐營平烈烈古之方叔克壯其猷威震大漠衰衣命將歲維神爵復慮軍戎渙散無束屯田擘策兵食俱足高平獻侯威嚴自持權損外戚强幹弱枝副封必去異聞周知言集賈董易貫包羲少卿温温外黙內精以寬濟猛贊此昇平獄門不啟潛龍無

聲隂德所感金甌是膺下車問喘式昭德音桓桓幼公法律精讀詔徵
名醫實典方藥定策之初課賛帷幄功比朱虛分賞班爵安車就第優
禮彌渥宗英巍巍天潢之脈實惟陽城輝我王室甘泉名對未央立說七
乘輅車千里遠出瑯琊長翁實師京房深悟易理初仕為郎旋頭
遼落乘輦倉皇一笠而應功侔敵場東海人文蕭生翹秀何堪夾持出
處不苟烏孫和親策期長久承明建議卓然不拧子卿孤忠萬里獨達
還漢節不屈鬚眉早頒牧羊飲海飛鴻過山裂書血寸心常丹嗟哉
數公並蒙知遇丹青不滅勛績昭著當年傑構始於鄴侯孝武仁洽神
物來游錫名表瑞崇閣是留鍾此英俊各騁驊騮立德立功焜燿千秋
緣論既沛誰與增減日嬋雖才局外睇眄

麒麟閣功臣頌有序

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士因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著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此固一時之盛典千載之英聲矣頌之者自當仿陸士衡高祖世臣頌而鋪張之然陸頌每人數語參差不齊而唐淩煙閣贊功臣者人衹四語則當時之頌可想而見因互意仿諸陸氏而體裁長短則法於淩烟云頌曰

孝宣中興執定社稷羣公交勉戮力王室王室既安乃念勲庸何以酬之圖之閣中博陸居冠伊尹之匹聖人不學三踐帝席杜陵嬌嬌讞罪家風雅善魏丙儒術在胸龍雄英英實惟虎臣萬騎赴敵鷹揚建勲營平宿將老謀綽裕寓兵於農屯穀雲聚高平嚴厲得氣之秋權損外戚先事善謀博陽溫恭獨育異人世有陰德為漢純臣幼公明律能

平讼狱功比朱虚为帝亲用宗英贵冐召对甘泉轺车千里舆怀往
贤京房之徒琅琅蔼蔼一筮辄应旄头何骇青宫早知东海萧生吏
持不受终赞畀平千里持节壮哉子卿氷雪可啮铁石其心凡此数
公同为王佐千秋如新遗型亦我我怀勋业纪之颂辞杰阁虽改星
辰共垂

擬班孟堅燕然山銘

惟車騎將軍竇憲股肱王室作主光輝克廣德心宏昭神武乃於有漢永元元年秋七月與執金吾耿秉規卓遠圖幽冥仗國威靈奉辭伐罪秉龍虎之秘鈐握朱元之神策爰啟元戎暨諸番侯王君長雄師勁旅萬有餘秉旌旂動而蔽霄鐃鼓震而沸淵高峰尋雲深谷無景遂衝雞鹿超黃磧板楯酋豪斯榆部落歷稔逋寇累代稽誅鳴金落膽劃地稽顙遣子出樓蘭之庭繫纓詣屬國之府溫禺失險私渠稱臣然後收其鋒鏃干櫓甲冑積象如峰陳閱滿野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方歡聲之雷動將星言以遄邁於是周歷險阻窮搜其形勢軼焉居跨祁連轢幽山封燕然拓衛霍之遺迹攄高文之宿仇將上以宣朝廷之威德沛恩澤其油油下以光元臣之豁謀垂絕域而無休斯可謂主臣一德與天地而同流者也乃竊刊貞石鐫詞刻勲敢爲銘曰車轔轔兮旐決決伐獫狁兮陟朔方有征無戰兮申天章濯王靈兮燭八荒天子聖哲兮萬壽無疆

藺相如論

天下惟智者可以言勇智勇全而後可以竭忠此其人其藺相如乎當其奉璧往秦也同朝無敢前而已獨任之是勇於任事也知其地未必償而又料璧之可還則勇而智矣雖然是猶未盡其勇智也在廷言之侃侃而出門或不踐其諾伊古以來比比然也荊卿之事誰不見之乎易水長虹非不慨然壯厲有滅此朝食之慨乃一擊不中貽誚藥囊視相如之從容者異矣夫荊卿之時勇似甚於相如何竟瑟縮乃爾無他負血氣之勇而智不足勝之故能言而不能成也相如當趙璧已與秦王王又無歸田意此時若一爭論則璧亦去矣乃詭詞而誘其出間道而送之歸何其智也然非有睨柱之勇則被禍者去安知秦不加之罪而益禮遇之者則其勇有以服之厥後使秦王擊缻與曹沫刼盟相似至今讀之尤覺獵獵生風然秦王之餽賓餞於返璧之時相如亦逆料之故可一往直前秦亦不能復言也惟如是之勇而又負如是之功宜不能甘為人下乃因廉頗之憾而避不敢出又似無能為者迨至舍人進諫廉頗負荊始知不矜其勇者正所以成其大勇則勇之中又兼有忠焉吾故曰智勇全而後可以

竭忠也三代而下若相如者上不負君下不負友亦豪傑之有儒風者已

況鍾朱勝論

從來運神明於虛者其圭角不必驟露而先以寂然不動者察羣物之情人方以其平易近人可狎而玩也而不知已在涵蓋之中一旦摘奸發伏迫不及遁然後懲創自如迎刃而解此其學惟況鍾得之也若夫威厲已加於前吏胥已革其弊則秋肅之後宜有春温此時若議吏張非獨改前轍之善且閭閻元氣亦恐無所休息但當歛才華於不用守舊章而率由雖不必有建白之昭昭而惠政則一也此其學又惟朱勝得之矣蓋鍾勝先後爲蘇州守鍾膺呂震之薦擢知斯郡初視事羣吏環列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鋤强植善民奉之若神及其去也兩請留之噫鍾之政可謂善矣雖然民但知其舉措之善而不知其難不在蠲賦置簿等事獨難在其初之佯若不知也使其視事之初喜怒偶形則羣吏得以窺其性情先自掩著我轉無以燭其奸惟以佯若不知者使其不爲我

備造纖悉盡露然後因而復之如影已入鏡中不得謂鏡中非影也一端既發以下便勢如破竹吾所謂運神明於虛者也若朱勝之繼鍾為守當盡善盡美之後增無可增故以靜處之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迹其局量似勝寬於鍾不知勝處鍾之後則可若當鍾未來之時豪猾舞文而先以勝之仁恕待之恐未必遽化其心而適長其玩始知兩人乃相濟為用有鍾以濟時之弊有勝以養氣之舒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於二子可以誦之矣

王陵陳平論

自來氣節之士恃其一往之銳不難犯顏極諫而曲全大局或非所能也當高后欲立諸呂為王陵平俱備顧問而陵有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語當時偉之平乃謂無所不可似平委蛇求全有不若陵之凜然生氣者且陵以直言不為高帝所愛封不過安國而平素受帝知於諸呂之事竟不力爭其報稱者安在耶不知帝高后之時權已在呂若陵一語之後高后果能聽服國國家之幸萬一憤激變生則其禍尤烈平已深慮及此故隱忍而順從及事有可為則與勃定計除之史書稱其本謀殆有見夫故平自以面折廷諍不如陵而安劉氏保社稷陵不如己雖陵亦無以應君子略迹原心正不必務為苛論也

丙魏論

夫剛柔並克詠於風詩寬猛交施仰夫鄭佐外此全才獨擅二美俱呈者難其人矣然不克兼善於一身而猶能同朝之共濟粤攷周秦而後莫如丙魏之賢溯夫博陽定侯者政汰煩苛治專慈惠釋馭吏而車茵可濺監廷尉而肺石無鳴保護曾孫巫蠱之冤頻雪調和元化問牛之喘維殷又不獨罷案吏之舊章責宫婢之伐善表彰胡郭未嘗自道前恩薦舉杜手不聞更言私事足使夏侯歎其陰德而克受榮封伍尊闡其幽光而俾承世蔭也若高平憲侯則嚴厲持躬端凝植體舉賢良而擢第夙有令名居諫議而奉公更標風節副封刪去頓教言路之開掾吏周行必察異聞而告采賈鼂之奏議則諸必有宗收山禹之事權則柄無側授所以守河南而潁郡願攀留者數千人侍闕北以調元和陰陽者一再奏又不獨明堂攷古月令徵文也彼霍光責其誅客少卿勤其慎事何足慮哉而議者猶謂丙之優容過甚似近委蛇魏之嚴肅自矜終形剛鯁苟中庸之感返尤美備之俱臻不知三代下本全量之才一个臣惟貴專門之學况乎鹽梅并列味以異而香調笙磬同音器雖殊而韻合即丙之嚴不如魏魏之寬

不如丙而和衷共矢何礙於一偏同德相商豈離爲二境是二人不處同時或有抑揚之判而既欣共軌誰爲軒輊之分所謂異經論之用依然鼎鼐同和居伯仲之閒儼若塤篪相協者也豈必過岱宗而始深景仰望定陶而方切謳思即讀漢史之陳編班家之舊說已足上並蕭曹之規畫下開房杜之雍容赫赫有聲永埀千古也已

王導謝安論

今夫觀人必於其微而論世當權其大東晉名臣咸推王謝迹其生平梗概大畧相同如導年十四陳留高士見而奇歎為將相之器安年四歲桓彝即歎其丰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濛且有亹亹逼人王導亦深器之之語此少時人品之同者也及既貴導勸帝收賢人君子與顧榮賀循紀瞻周玘共輔王業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雖桓溫威震內外終能輯睦此公忠體國之同者也或謂庾亮當舉兵內向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讒間遂息桓溫陳兵新亭欲害安等於坐安徐謂溫曰明公何為壁後置人遂笑語終日坦之愧焉此雅量足以定變者之同也帝有奪嫡之意導日夕陳諫卒定太子桓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安輒改所具草歷旬不就未幾溫卒事遂寢此識有獨斷而名器不妄假者同也石勒侵阜陵季龍掠騎至歷陽導兵甫出卒皆遠退苻堅强盛諸將相繼敗績安指揮征討所在剋捷此又武功之同者也吳人不附導因帝觀禊與敦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中賢者乃相率拜於道左安慮桓氏失職或怨望乃

以三桓分三州遂俱帖然此權術之同者也導以蘇峻猜險勸庾亮毋召已而難作安疑劉牢之不宜獨任五味之不宜專城果一以亂終一以貪敗此知人之明又者也他如導與學校安欲繕宮室又皆因時制宜宰輔分內之事無待論其同異也而其異者若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事帝論者有管夷吾之比安漁弋山水累徵不就至四十餘始仕進人有如蒼生何之歎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安服用奢靡往來游集肴饌屢費百金是也導慮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導乃與朝賢制練布單衣人競服之練遂貴而得售安石用葵扇一意也而此為公彼為私又不免同中之異矣他如家庭之閒導不能消敦之禍用人之際導不能料羊鑒之敗而安獨子弟並美以成淮肥之功則安優於導矣然導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　例晉通奉大夫　欽加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加三級

覃恩

紀錄四次顯考孟慈府君行述

府君姓汪氏諱　字孟慈號荀叔江蘇甘泉人先世居歙自唐忠武將軍越

國公諱華始昌其族忠武裔孫諱承清當北宋時自唐模遷古唐至府君凡二

十七世六世祖諱文耀明餘姚縣知縣有善政沒祀於社五世祖諱應健明末

不仕壻於同里鄭千里先生重師其畫法知名於時高祖諱鎬京字快士工詩

及篆刻著有文字原紫泥法紅朮軒印範紅朮軒山水篆冊樂道隱居沒後伯

曾祖博高祖妣鄭氏千里先生女孫也曾祖諱良澤字子震工篆刻具有家法

厚德高風鄉里矜式甘泉縣志有傳曾祖妣喬氏食貧偕隱祖諱一元字兆初江

都增廣生矜立名節不苟取予通曆算之學性至孝

欽旌孝子入祀孝子祠以府君貴官

封中憲大夫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祖妣鄒氏故無錫處士諱鼒女以苦節聞

事載揚州府志

裔
縣祖
篆
鄉鄉曾
增節歷
揚

爲
鑄漢典
豪
贈寶瑚
吮
揚節
贈
穎
寫讀衞
歲　鈕
瀾

封太恭人父中字容甫乾隆丁酉科拔貢生博聞強記通知古今爲文鈎貫經史鎔鑄漢唐典正閎麗卓然成一家言著述學廣陵通典經義知新記大戴禮補註國語補註刊行於世

國史館儒林傳稿有傳

晉贈中憲大夫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妣朱氏寶應處士諱光瑚女事鄒太恭人以孝聞太恭人苦足疾朱太恭人以口吮之病亟割股以進道光二十一年

旌於朝入祀揚州節孝祠

晉贈太恭人府君初諱喜孫先曾大母鄒太恭人苦節四十六年望孫甚切禱於神而生府君因名之嗣以避九世祖諱更易今名府君生而穎異六歲入家塾先大父手寫弟子職急就章授讀又校正今文尚書衞包未改本授讀過目成誦先大父自序云尚瞿生子一經可遺府君八歲先大父病鼻衄託孤於鮑

封翁志道乾隆五十九年先大父應浙江鹽政戴公全德之聘赴杭州校勘

文瀾閣四庫書十一月二十日終於西湖葛嶺園喪歸府君哀毀如成人禮未

彝　愔　淚　解　寶　卿　樸漢卿

親爲

入塾先大母朱太恭人親爲課讀比長延同里通儒魏先生彝羣丁先生瀚葦
先生佩金授府君以根柢之學年十六究心金石書畫就正江鄭堂先生藩以
許浦都統司甎考質之先生亟加稱賞鮑封翁病革命其子愔芬員外樹堂侍
御延府君入家塾受業甘泉鍾先生懷始治經著羽䴥録府君性至孝侍食於
鍾先生思以石首魚供先大母不得泪下沾襟先生贈詩有今日客居能憶母
汪倫垂涕食鯗魚之句年十八江都令王公逢源縣試鷹化爲鳩解十三經注
疏異同得失策問拔第一是年受學王懷祖先生念孫年十九權揚州守李公
如桐郡試置第二江甯守張古餘先生敦仁以府君通經學言之督學劉公府
君以病未就院試經解遂不售是年吾母范恭人來歸年二十甘泉令陳公觀
國縣試揚州懷古詩拔第一時古餘先生調守揚州試香羅疊雪輕賦拔第一
同里阮太傅相國延修廣陵圖經期許甚至明年督學莫寶齋先生晉院試以
第四名入甘泉學嘉慶十二年丁卯揚州守伊墨卿先生秉綬課士拔取第一
贈句云樸學尊記注清詩緣性情洪桐生先生梧贈句以薛漢許沖相況鄉先

輩 讀鄉 愼 嘗當 著 柳擊 稱 傳傳體 榜

輩王懷祖先生念孫劉端臨先生台拱段茂堂先生若膺程瑤田先生易疇皆謂府君能讀父書好古有識是年應江南鄉試受知萍鄉劉金門先生鳳誥嘗德趙文恪公愼畛中式第一百名舉人房師為陳惺齋先生觀國也金門先生嘗以第一人相期許文恪公稱府君無脂韋氣十三年戊辰應禮部試受業鮑雙五先生桂星之門先生亟賞府君五經文曰承明著作才也是科首薦主司以試帖中謄錄誤字置之丁丑禮部試罷以文就正董文恭公誥文恭公決為名元詩題桐生茂豫府君以柳昧對桐通文恭公尤為擊賞主司批清老而未售丙戌試卷罷以文就政姚鏡堂先生學塽李芝齡少農宗昉極被稱許時名尤噪復傳之英煦齋相國時府君已官農曹相國不令入署辦事授院體書令加功學習揭榜前一日治饌為府君守榜榜出未捷亦未出房府君曰得於此而失於彼命也吾可以已矣府君凡八試禮部先後受知蔣叔吟先生詩唐鏡海先生鑑毛吟樹先生謨錢金粟先生林俱薦而未售先是府君因計偕入都終鮮兄弟先大母家居缺定省府君時以為憂鮑樹堂侍御出資為府君就職

撰
窮嘗
宿
睿
體
諱宿
諧
景眞全褎
盡

內閣中書迎養先大母至京師二十年乙亥官
內閣撰文中書尋充
會典館覆校於
朝章國政博覽强記窮日夕之力嘗以
禁門夜闖宿於館內二十二年丁丑充
玉牒館校錄相國董文恭公以多讀書通醫術入奏
睿廟稱名者再時各直省嚴辦教匪府君為文恭公言愚民被脅于賊者請勿
窮治以存
國體公避之二十五年庚辰奉
國諱不飲酒不茹葷宿於
內閣每日諧
景運門外哭奠者三夙夜在公假衾於同僚某公衾爛然采色府君以衾二合
之見裏不見表弗使采色加諸身也其事君盡禮不欺暗昧如此道光元年辛

久場　派　捐效　闕嫌　兼　嘗　拜　蝕歲驛　稽牘　寫

巳先大母以府君久困場屋勿勿不樂旋居里門府君思就外任以博大母歡
乃就職知州先大母不許府君復改官員外奉先大母入都簽分戶部派山東
司行走府君到部查淮南捐輸報効自百文敏公迄今積至五千萬之多分綱
代交尚有五百萬未繳府君以鹽務日形疲敝誼關桑梓未便袖手引嫌請于
上官豁免尋兼河南司充河南司主稿府君於河南藩庫錢糧河工動用帑項
力求節用毫髮不少欺嚴小農河帥烺為先大母戚黨府君慮有干涉疏請于
先大母先大母戒以公事為重毋瞻顧私親也府君敬聽之嘗以河南居天下
之中賦役並重河患尤甚嘉慶二十四五兩年河決之後元氣未復所有官欠
吏蝕民欠攤征被災之地歲修另案驛站之征在在均需察核以求無爲民困
乃句稽簿書案如山積伏几縱觀戴星而入獨自主稿不假手書吏奏牘之文
皆自己出條分縷晰手稿數十百通下筆如飛書吏侍立抄寫手腕欲脫舉相
告曰可怕可怕道光二年六月東河總督奏撥另案工需久經奏
旨遵節距三汛安瀾後復請動帑府君力言於上官奏駁奉

興
漏船
虧解
款
款增爲荒
解
帶儘收
節廉
據冊
墊
蝕釐

嚴旨申飭河南撫咨稱道光二年户部咨河南司李芸姚興絜賠項如數豁免
請免追銷案府君查二年豁免一百四十七員案件内無此二人呈堂查辦作
河南司揭行文遺漏說帖府君以商人鹽課正項錢糧逐年展緩粵海貿船私
漏出洋關稅短虧解部之項較從前減半而河工動撥二三百萬所關匪輕作
户部庫帑議又以入撥之款地丁最多近年州縣代賠舊欠前後挪移不能年
清年款勢必展緩增多地名指熟爲荒又河工動支地丁正項半係乾隆年間
所無以致河南省撥冊實存無項作河南撥項條議又以河南應解地丁外攤
征加價及帶征積欠經費有常撫臣不得奏請豁免雜稅各款亦宜儘收儘解
作河南藩庫節用議又以豫省河工稭料不敷攤捐州縣養廉甚至多年之款
咨部請追州縣將顧考成勢必於正賦而外加賦貧民作河南攤捐河工稭料
銀兩議又以豫省倉儲據奏銷冊報有多年未補者皆係虛文塞責作河南倉
儲議又以各省積欠有官欠吏欠民欠官冒民欠官墊民欠五者不同各省州
縣情形迥別積欠之端侵蝕入已者固多因公挪移者亦復不少清釐積欠在

盡
員舊備
款
款
傳
傳備
冊攜帶
請

因時制宜作戶部清查積欠議時河工用度浩繁乾嘉年間均係攤征于民積
欠在嘉慶二十二年
萬壽恩詔以前有八十二萬兩之多府君亟言于英煦齋相國和盡行豁免大
農某惑于滿洲司員某飭河南司毀舊存稾府君議行稾備案不得銷毀復議
定數款一東河另案遵
旨報明已用若干請
旨撥帑不得含混一道光元年
恩詔豁免一百餘款應補行咨文一文書毋許積壓河工尤重一查辦書吏僞
竊稾件及盜用印結一各司題奏稾內夾單傳鈔應令該司抄單印付毋任書
吏傳鈔以杜弊端一題奏咨存稾案應編次門類以備查對一駁奏銷冊存庫
條文三十萬兩不得指為開除款項一本省咨覆戶部行查文書不得渾言幾
萬幾千幾百幾十幾萬之內一奏銷冊檔應註明年分款項名目一河督攜帶庫
銀十四萬兩追還款一稾內應追還歸款銀兩務須登記存查一駁查未結案

解隨登
款
幷款
續稾
稾兼稾
節咨虧虧
閱簿

件行催應解銀兩應隨時登記一該省冊檔與則例不符應查明更正一豫省
動支銀款價與成案不符應查案同堂辦理一豫省奏報另案工程銀兩與撥
冊不符應飭查地丁冊彙報藩庫實存冊一彙報藩庫實存冊載新收開除實
存銀數應查對撥冊地丁冊數目一地丁冊與賦役全書造報不符應行查更
正幷咨該省行令造冊款式與全書一律一地丁奏銷撫藩交代另案奏銷以
及動款正項錢糧在千兩以上者奏查在五百兩以上者咨查一續完雜稅題
稾縣各員名銀數應查對撥冊曾否登記一奉堂諭查開款項數目應實心稽
查府君條議呈堂大司農多所采用是年秋兼充貴州司主稿貴州司兼管各
關榷稅府君力主不添關不添稅之議與同官蔡君紹江矜立名節互相砥礪
數有駁議上官命察天下州縣虧空府君作書詳說之上官命交江南司存記
府君嘗敬觀
歷代聖訓會典則例各官書及名臣奏疏檢閱簿書分年分地以三十年之通
制

擬耗款
節稟爲
竊稟
劾
究解
詳稟
嚴
允揚增
僅

國用擬吏表之例仿耗羨之法區分有定款有定數有定款無定數無定款無定數三等以覩出入之節奢儉之制向來書吏匿稿以爲奇貨可居府君查出竊稿者一人斥革之又查出奉

恩詔豁免之案匿不呈出者請上官逮治之六年丙戌西師旁年有議撥貴州藩庫款項以充軍需者府君以貴州邊省積儲最爲緊要且去西陲遼遠解餉非便止之是年有奏撥庫項買糴海運餘米之議有抬高米價買糴臺米之議並爲上官建策未存稿又請免米稅令商船自徠通行天下此法既行吏胥不擾州縣無虧倉厫剝船之費可免州縣不至此虧彼絀商賈不得屯積居奇上官稱善請

旨允行七年丁亥江蘇巡撫咨請以揚州儀徵攔潮閘改駐新城擬增設羅泗閘府君以爲揚關統轄南北爲賦稅之要地至于分口小閘吏胥多有藉稽查以肆擾害且新城至揚儀四十里已有攔潮閘若再增設羅泗閘似重徵擾民有傷

增
商繞
槳搜
體
禮攜帶
刑準
裁革蒙
儻
釁郎郎
與兩

國體力主議駮載入則例有議增浙海關稅肩挑步擔一例征收者有議以儀
徵商船飭令至瓜洲交稅由長江至沙漫洲復繞道至瓜洲者不獨舟人不便
于行且恐滋賄囑關吏之弊府君皆力止其議有崇文門海巡于長安街搜出
裝載玉器大件索詐不遂送交刑部刑部咨問向例于何處查稅府君咨復曰
入關進城有稅不聞搜索于街市紛紛滋擾政體攸關宜請釋放有武舉入都
應禮部試攜帶土宜絹十匹香蕈四十斤崇文門海巡索詐不已送至刑部刑
部咨問府君府君議以例載向來士子入都應試不稅土宜正
國家所以優待士子相應釋放可也刑部皆準行時兵部議禁蒙古騸馬入關
咨令戶部裁革馬稅府君議曰騸馬所以儲軍需今特行禁止則內地無良馬
矣
本朝二百年來修養生息內外一家儻不許騸馬入關則蒙古失其生計恐開
邊釁兵部遂不果行八年六月奏補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府君因先大母年逾
七十呈請終養與顧南雅通政純戚啓臺洗馬人鏡商進退出處兩君皆勸以

勅刑
踰

厲節
遂
兩稾與
踰
解
衆
僅
舊稾踰擅
舊

祿養爲重復稟命于先大母亦不允府君痛念九歲失怙賴先大母苦節教育
戀恩罔極冀補官後得以
貤封外王父母藉慰親心由是一意補官遂請以本身封
貤贈外王父朱光弼公為奉直大夫外王母成孺人為太恭人府君既官山東
司員外猶兼主貴州河南兩司稿上官倚賴特甚府君管理關榷不與監督通
書亦不令書吏勒措羅致人罪於關稅額內盈餘逾限未繳者設法催追陳明
上官行查沿途州縣本省藩庫有無解部交庫以憑核辦有關稅解部吏胥需
索經六七月不令納庫解員因而託病告歸者有解員病歿而餉未上庫者衆
議紛紛府君記例載奏案稱戶部各司發給解官實收批迴自各庫咨到收訖
付文之日爲始限三日內註明月日交解官收執因飭書吏檢查書吏僅呈出
十日限期之舊稿有心逾限擅欲据存案以改奏案府君因自檢
欽定臺規道光元年
硃批奏定章程據以請于上官仍復舊例解餉人員投批三日內付庫庫收三

嘗著爲 踰 廉 產 場弊 辭 蒙 譖興 寶場隨 弊帶

日内給發實收批回通行十四司至今著爲例弊革吏以息衆議嘗議定章程數款一銀庫兌收餉銀不得逾限一解餉解銅官員短少庫平及飯銀照例帶於新任扣繳不得請扣引見停其升轉一查抄祭產凡田地有墳墓者不得入官潘相國世恩王相國鼎並奨許之九年八月户部保送倉場監督首及府君倉場之弊花户姦商勾通出入官兵交困稱職爲難或勸府君辭之府君曰避難趨易人臣禮乎吾盡吾心而已引

見時奏對稱

旨仰蒙

記名以倉監督用十年正月補儲濟倉監督時朱幹臣先生桂楨爲漕督吏望之先生致牋爲倉督或譖于大吏謂府君爲初頤園先生一流人恐興大獄大吏各有戒心府君用莫寶齋先生治倉場法監督倉場不置車馬不隨僕從以杜騷擾需索之弊向之持倉場短長以爲利藪者見府君輒爲退避有冠帶入

席
疏換
斷
爲廉
滿
嘗
瀡
世帶恒惘

者非事不干已必加以禮貌左右設席探取米樣貫入封筒加以印押一存倉
舍一上都繞有以米粒紅朽升斗短少告者當堂陳明即將吏役懲辦換補于
米袋外再加印押差役護送出倉儻出倉後聲言紅朽短少或移挪印押無端
索詐有頂戴者詳請倉督究辦無頂戴者命立枷之外來之案片言立斷內出
之蠹隨時懲辦不使一事顢頇一處躭延致滋訟獄於規例一無所受行之經
年不厭不倦由是受知大吏許為薦能京察屆期望之先生以府君明白諳練
辦事認眞保列一等而吏部以歷俸未滿三年咨駁先生深為惋惜嗣調海運
倉監督以丁先大母朱太恭人憂去官府君事太恭人至孝居官五十年秉太
恭人慈訓亦綦嚴故需次京秩既久清介自持窶貧日甚嘗午夜進園辦事日
昃僅哺粥糜嚴冬〻衣薄噤不出聲然於太恭人饔飧粱肉之味典質告貸以供
督令吾母蚤起潔治脩瀡以進一物不甘終日不悅太恭人有疾府君診視脉
息親調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府君初入都恒以遠遊惘惘庚辰在京聞先大
母在揚所僦新宅多怪異居處不安晝夜兼程十三日抵家省視昏夜舟次淮

幾丙復
恒
藉槀當
廉寶
踰穆
鎮寶舊
蝕
革盡解
兼體
盡

安幾覆水嗣任京秩迎養入都色養蒸蒸出入必告至官倉場值宿官舍太恭人病足府君恒夜半視疾雷雨交作奔走道途壬辰正月十八日太恭人棄養府君藉槀而卧哀毀骨立朝夕哭奠四時之食未祭不敢嘗時古禮久廢府君攷証
會典就正張渊甫孝廉履劉楚楨大令寶楠黃竹雲孝廉盛修劉孟瞻明經文淇諸先生恪遵古禮以治喪葬著喪服荅問記實既葬逾年始就林少穆撫軍則徐之聘主講江蘇平陵書院安徽涇川書院明年就陶雲汀宮保澍之聘主講鎮江寶晉書院安徽翠螺書院每坐講堂反復訓屬諸生寶晉書院舊有學田若干頃為蠹吏侵蝕以致肄業諸生考課無膏火之資鄉試無舟車之費府君告之上官力加整頓革懲蠹吏盡復田租每月正課外加以策論詩賦經解兼習院體書於額課外復送會文數百卷府君逐卷詳閱塗改日無暇晷於時問字論文戶外屨滿潘芸閣先生贈句云問字客多雙管禿應門童小一身忙蓋紀實也於是書院生徒文風日進院試凡列前茅者科名則有李承霖許兆

場値宿

諱柳
與
彙
業畝
彙久
備備竇
稻
款

培左駿章史性仁韓掄元經生則有陳維讜戴楫柳榮宗胡遵照等皆所識拔
一時稱極盛云十四年三月府君服闋痛念先大母祿養不逮輒思誓墓不復
出山適戶部侍郎敬公徵奉使海塘府君往西湖葛嶺園祭奠先大父徵瑟之
室越日謁見公命往海塘訪問居民商旅以治塘事宜令不與州縣通府君復
於公所亟言海塘宜石土若用料埽海水沖刷一去不返如何能守公韙之據
以入奏遂從府君入都十五年府君入都戶部尚書奏留本部管理井田科主
稿井田科者雍正二年怡賢親王及朱文端公奉命於畿輔近地瀕海有水利
者行井田法開墾教稼遷旗人之無業者一夫授田百畝戶部福建司員主其
事別置關防曰戶部管理井田科關防府君主井田科稿以井田之制久廢猝不
易復而溝洫不可不復有溝洫則旱澇有備澇則放水竇以通河旱則引潮漲
以溉田低地種稻高地種木棉如是數年而漕運可以漸省爲利無窮因作溝
洫圖議是時戶部奏催直隸熱河旗租自嘉慶元年以後未結積案四百餘款
府君言催科之要期于有裨

弊隨
款舊增
歲久隸
礙著
隸
著幷
止
準弊
總

國用亦必除煩去苛勘地之弊首禁擾害善良急宜隨時結案夫吏稱是府君
因議定章程數欵一舊地新議租銀不得加增一永定河各處水沖沙壓地畝
不得勒令交稅一查抄入官地畝歲久年湮吏胥不得需索舊欠又於直隸熱
河旗地應解變價花利等八欵已歷多年未據批解呈於上官擬疏奏請飭督
臣嚴查有無解庫迅速報解應追花利地價及估變各項計已有確數者三欵
已估飭增者四欵未估無實在確數者十二欵久經行旗着追行咨直隸貴州
增估各業酌量分別辦理並將實在解交各省庫貯迅解到部以清積欠於地
畝前經勘議入冊未經取結到部各案查明官非一任事隔多年無庸緣照向
例紛紛取結則於直隸熱河咨文申明到部之時迅即銷案以歸簡易其有冊
檔無存勘議短少原租輕減地畝無着並無村落佃名及道侵水沖沙壓土堿
房屋坍塌莊頭逃亡何年何項何人入官無從質對者由內務府直隸熱河查
明切實申覆戶部於文到之時公同酌量核准豁免以免積壓需索之弊十六
年十月奏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十九年經大學士總理戶部潘芝軒先生世
大傅相國

畝

蒙 美隨勤 倚 廉

恩户部尚書奕紀公户部尚書令協辦大學士陳偉堂先生官俊户部侍郎令
兵部尚書文孔修先生慶保送河工引
見奉
旨記名蒙〻
召見
垂詢科分及在部歷任諸事甚悉有久資老成之
諭奉
旨發往東河交栗毓美〻差遣委用欽此六月到工隨〻同栗恭勤公防守兩河凡
遇老兵老卒多方詢采于隄工泉源漕運賑務靡不悉心講究恭勤公深相倚〻
重所陳機宜皆邀契賞滎澤泛濫恭勤公捐廉〻撫卹灘民復以淤土日高大堤
漸圮奏加石工以工代賑府君贊襄之力居多霜汛安瀾恭勤公以府君修守
防護不遺餘力入奏府君因言河自西來水性就東迫之使南非其本性王猛
千乘其利十倍今之利津誰不謂然恭勤公深韙之自嘉慶二十五年儀封開

層層 柳勤歸 屏學 奪 濬 熙斷 兩與 嘗游 繞

口河身日淤日高向有遙隄縷隄層層保固今僅一綫單隄較前且薄一半府君屢有刷深河身加護杞柳之議未幾恭勤公遽歸道山府君悲悼異常與人書有失路屏營痛至嘔血之語府君學習東河多所究心謂沁之性迅常高于黄入河為害浮沙四溢河本伏流濟水突出汴淮泗之水爲沁濟所奪而性不能平既不能使沁別流又難復王景故道使黄水東行惟有分殺水勢深濬引河堅築對壩加以磚石使由地中行而已與濟甯州牧令臺灣道徐樹人先生宗幹議濬泗水下流之府河横河經歲而竣府君謂周定王時河徙故瀆晉開運時滑州河決自北而東宋熙甯間河決澶州自東而南北流斷絶胡朏明閻百詩嘗謂河不兩行上流宜合下流宜分其說與禹播爲九河不合禹之九河何嘗不分上游宜分所謂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至海口同爲逆河不得不合作河流分合考以駁之或問河流入海宜從何出答以北爲水位土厚水深山高水寒河不外泛

國朝定鼎北京背山面河流二萬里自函入關東流至海泰山峙其東大河繞

濬

覺

艘滯

備備

增

其前

大清河為衆水朝宗萬世之基也或以江水壞隄為問答以江無撈淺之法惟濬瀹支流疏通海口至上游隄防宜用方石築隄錐孔穿鐵用銀錠嵌縫和三合土隄外碎石坦坡爲一勞永逸之計揚州運河底與道平高寶城低于隄府君謂宜開濬通江支河高堰外宜加遥隄以資捍禦作淮南運河議禦黃壩所以蓄清自借黃濟運黃浸淤深不得再議墊高清口既難出水河身日覺淤淺宜酌移清口於黃河之低處添築對壩兩面束水河既不停隄亦無害作禦黃壩議二十年河督文一飛先生沖以衛河水淺官剝民船不敷漕艘出閘遲滯阻前壓後委府君督催重運出山東境府君會同臨清州牧今曹州太守李雨三先生天錫籌備剝船徵調回空小米軍船協濟並督飭人夫實力撈淺於北水閘外安設木壩二十餘道以資蓄水又請咨豫撫宣洩懷慶之小丹河九道堰丹水濟運又請於河帥禱於岱宗雲合膚寸不崇朝而雨漕運無悞復委防守微山湖搶險六十日增隄洩水晝夜修防文河帥以為不避勞怨結實可靠

學滿

垂

蒙垂

讀

著　場

廳

二十一年學習期滿保奏奉

旨發往東河以知府用欽此府君具摺謝

恩蒙

召見於圓明園大宮門

垂詢東河情形甚悉又問前人有用甎工者否府君以黎襄勤之成法對可以

堅久掛淤至為搶險挑溜起見則甎工亦較稭料更為得力

上嘉納焉

陛辭請

訓仰蒙垂

諭云女是讀書人學問素好朕知道的令朕用女外任須要實心辦事不可習

尚浮華照着所讀的書作官辦事纔不負讀書一場府君謝

恩後即馳抵東河七月奉委防守黃河北岸七廳值下北搶險府君會同下北

河同知後升河南河北道龔衍庭先生慶祥晝夜搶護不遺餘力化險為平未

幷揚　辭　踰盡　傷　著　勤　聽

錢而南岸祥符隄決星使王定九相國鼎慧雨亭先生成中丞牛鏡堂先生鑑
河督朱鈞溪先生襄令雲貴總督林少穆先生則徐會委總催料廠復委提淮
餉四十萬幷令在揚以銀易錢解豫府君以揚州雖商賈雲集究竟銀錢聚散
不能一定而早晚時價亦有不同以四十萬之多在揚易錢必致錢價驟昂便
市賈不便小民且恐工需轉致遲悞再三陳請仍以銀數解工大憲據以入奏
二十二年祥工合龍大憲議加甄敘府君固辭不受三月山東東昌府出缺大
吏以府君題補嗣以咨文到部逾限未果七月中牟河決民舍盡覆府君議給
房價加給口糧議造渡船拯濟溺民二十四年委掌攔黄大壩府君會同都司
劉公天保晝夜巡緝烈風雨雪不辭勞瘁獲救火搶奪工料連傷人命匪犯楊
元杜桂等二十名法治之地方賴以平靖大壩賴以鞏固牟工合龍議敘奏
旨候補知府汪　着賞加道銜欽此二十五年二月河南懷慶府出缺大吏
以府君悃愊無華辦事勤奮題請補授奉
旨河南懷慶府知府准以汪　補授欽此府君下車之始日坐堂皇聽斷凡

聽
盡
拜
舊
久廉

過應提之案不瞻顧情面有提審之事不改易時日設履任未久審結積案百數十起鄧雲浦撫部順安閱兵過境道路爾清無一攀轅上控者撫部謂府君曰向來懷慶上控案多今乃無之君之勤于聽訟可知矣先是二十三年河內縣民李百幅調戲李遂姐羞忿自縊一案始則其母受賄匿報既而訛詐不遂屢控經年案事者疑以和姦久之未決府君悉心推鞫盡得其情抵李百幅於

法

旌李遂姐於

朝獄遂平反至訪拿積棍郭金台懲治鬧漕劣生陳清等案不可悉紀遇解犯過堂時偶有一隙可疑必反復推求有冤抑者立出之暇時輒巡行郊野勞問民間疾苦懷地北枕太行南瀕黃河自清化以北武陟以東每屆冬時有刼掠府君捐資團練鄉勇民壯時時親率巡查并傳諭各村莊守望相助出示以昏夜執器械入人家搶衣物者許民人打死勿論盜賊之風爲之頓息郡中舊有覃懷書院歲久傾圯府君捐廉五百金重爲修葺增建學舍每值課期必在院

歲久　幷　節滯游　繼

終日品隲文藝講貫經史孳孳不倦丙午科鄉試闔郡中式者十人周嗣敬領解文風稱盛由是郡中人士益知嚮學郡城普濟堂養濟院歲久均就圮壞府君捐貲修葺以養無告窮民冬季人給棉衣二件又於例發口糧外每人日給錢二十文此外流民乞丐一體照給于節婦烈女查有不能自給者飭該縣申報如原武田氏麥姐武陟宋氏等貧不自給府君除捐廉資助外並勸地方紳士幕中親友及該氏宗族損資存典生息按月給領養贍其有守節撫孤貧不能

請

旌者府君令該縣查明確切申報為之詳請

旌表府君規畫水利至纖至悉郡境濟河發源於濟瀆廟分支於柏香鎮東穿郡城至龍澗村入沁此乾隆四十八年所修故道也旋因沁河灘地淤高水洩不暢河身節節壅滯嘉慶十二三年間濟水盛發下游為沁水頂阻旁趨官道滙注成河土名官路河繼又別開南北河一道導引入黄仍未暢洩每逢大雨溢出為患河武兩邑互相訐訟府君下車以來徧詢故道形勢親履查勘先行

帶邨
濬興
濬畝
廉
密邨舊
爭興
禦
翁
久

剷切出示勸挑惟恐沁水淹入郡城復用水旱平測量郡城一帶至龍澗村水口較之沁河外灘高出數尺可無倒灌之患乃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興工府君親行督飭將舊河身及四門城濠逐段挑濬深通一律七月工竣濟河遂復故道計自柏香邨至龍澗東西七八十里得水澆地一萬二千餘畝府君修復濟河故道引注沁河仍恐夏秋雨集沁水暴漲倒從濟水灌入郡城捐廉募工在龍澗邨入沁處新建石閘一座隨時啟閉以重防守又於柏香鎮分支處建石閘一座如濟水源大即啟閘分洩豬龍河正支趨溫縣入黃上流之勢既分下流之防亦固規制周密水無後患郡內西王曲村舊有河形壅塞已久居民爭水致訟府君親行履勘督飭興工分水六道引沁流以資灌溉得水澆地三千餘畝河口建閘外加八字石墻以禦沁河伏汛居民立碑頌德名曰新開注公河郡內五龍口舊有廣濟永利利豐三渠引沁入渠旁支四達資灌河濟溫孟四縣地畝號稱沃壤惟近年以來各道河渠久未挑浚淤塞已甚有涓滴不流之處府君倡修水利督飭興挑總計到任二年業經挑竣者除新修濟河外

郙 堯與 浃拜 廉 郙莊餅蓋 蒙 郙淚

廣濟河下五堰自河內七里屯起至二仙廟止長六十里利仁河下五堰自河內晉村起至城河止長十六里豐稔北河自河內晃栢沓起至金塚村止長十二里大豐堰自河內南信村起至土坯村止長三十里大有堰自河內南信郙東起至皮莊止長二十五里永利渠東支玉帶河自濟源苗店堡起至河內葛萬村止長二十里此皆箸有成績利在百世者也懷郡瀕臨沁河沁河發源山西由濟源枋口迤東入河內境受安泉堯渠諸水至郡東北金郙與丹河交會而丹河自九道堰奔騰南下入於沁河勢益浩瀚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大雨洊旬沁丹並漲水高九尺有餘淹及沿河村莊三十六處居民大恐府君冒雨馳赴搶護自河內天師廟至武陟木欒店百餘里間督率屬吏竭五晝夜之力將民堤加高培厚又於張莊喫緊處所捐廉趕築甎壩堤身賴以穩固又親赴被水村莊散放饅餅分給蓆片搭蓋竹棚暫蔽風雨工稔水落始請緩征繼求撫卹大吏入告蒙

恩發帑賑給口粮府君又親赴各村莊查勘撫慰目擊情形聲淚俱下災民迎

饉
歲拜
嘗
曉
蓋蓋學
蒙與畫
體
宿
腳

送道左咸感泣曰此吾儕真父母也是年饑饉接踵河內濟源兩縣搶糧者日
眾禁之不可府君出示勸諭富户有屯糧者酌借與親族鄰里公同登記簿籍
俟歲有秋照價不償者許稟官追給并勸富户煮粥分路以賑窮民之無告者
如法行之由是貧富皆安各縣取以為式捐資煮粥饑民賴之全活甚眾嘗查
郡境離水較遠者諭令鑿井轆轤引汲資灌地畝每行郊外輒就農民諄諄曉
諭人皆鼓舞從事故二十六七年間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時被旱而懷慶
府屬獨輕高草之區間登蔬穀水澆之地頗獲稻粱賴府君之勸修水利有素
也蓋府君為秀才時即有心講求用世之學迨由郎曹蒙
恩外任無日不以民事為念終日孳孳不已嘗與友書曰吾以身許國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嗚呼孰意斯言竟成讖耶府君體素健年逾六十鬚髮未白神明
不衰自二十四年中牟工次掌守大壩烈風雨雪自秋經春宿於蘆棚席地而
卧感受潮濕頻年夏患腳氣然調治至秋即愈今春因公晉省歸途感受風邪
忽患口角流涎左手麻木醫治甫愈力疾考試闔屬文武生童悉心校閱得文

選　㯳脚　振覺　蓋　濬　亂

童張凝默篤十三經者拔為選首武童左右開弓技勇雙絕者數人府君甚喜
㯳發之日坐堂皇親獎勵之夏間又患脚氣復因懷郡苦旱力疾祈霖山麓遂
至時發時愈七月間醫治日就痊可迨八月初二日禮祀社稷不孝等以府君
足疾新愈請委代祭府君曰社稷為一郡生民所繫地方頻遭水旱祭將以祈
福民如何可代不允所請是夜大風祭畢而歸精神尚振初三日早起陡覺頭
眩氣閉痰壅醫藥罔效竟於巳刻棄養嗚呼痛哉府君易簀之日貧無以斂合
郡寮屬紳庶捐資賻贈又建立祠堂既又合詞籲請崇祀名宦歸喪之日懷州
紳庶焚香執紼送者數十里肩相錯踵相接也其為輿情感戴如是府君蓋自
蒞任懷慶星辰秉牘日旰忘餐處極焦勞出蒙霜露二十六年夏秋暴雨丹沁
横流晝夕隄防疲于奔命旋遭旱魃步禱禰壇親登王屋山取水而歸獲致甘
霖水旱頻仍災黎徧野于是安輯流亡商量賑卹復疏濟水之濬渠百里晝
邢卯之壤鑿井千家心力之瘁盡於此矣洊逢令夏又告愆陽深入大行山步
行峻嶺亂石中六十餘里至白龍潭取水歸郡始得大雨炎天遠道涼露深宵

兼
學才
體
與勤聽
康
學
婺豪諱
穆增
康
御
奐
熙

感受山瘴暑濕之積勞遂至一病不起嗚呼痛哉府君持躬嚴正居心仁厚
砥行礪節時以古名臣自勗生平於學校則因時整頓樂育人材部務則不厭
詳求必持大體河防水利則規畫形勢慎守機宜災荒賑務則精心經畫實惠
及民持己待人一主至誠嫉惡如仇好善若渴每與人言勤勤懇懇使聽者忠
孝之心油然以生恪奉官常廉隅自飭遇公事有所建革皆能獨出己見不爲
利回不爲威誅常於楊忠愍公祠焚香自誓不負國家不負所學歷官中外釐
奸剔弊覈實鉤稽每爲胥吏所切齒在部時主稿與大吏意見不合則面諍不
已終不畫諾大吏屢以强項稱之而當時如姚亮甫總憲祖同祁春圃司農寯
藻林少穆制軍則徐帥仙舟撫部承瀛朱幹臣漕督桂楨楊至堂撫部以增陸
立夫撫部建瀛莫不禮貌相加期許甚至如李月汀廉訪璋煜姚石甫觀察瑩
徐樹人觀察宗幹陳頌南侍御慶鏞諸公皆與府君聲求氣應以經濟品節互
相砥礪其海內知名士如顧澗蘋千里李申耆兆洛陳碩甫奐許印林瀚同郡
劉孟詹文淇吳熙載廷颺王句生翼鳳羅茗香士琳楊季子亮諸先生皆文章

久

厘

拜漢

道義雖久歷數十年遠隔數千里而辨難經義書札往復幾無虛日生平誼篤

師門師事阮芸臺太傅英大司農紀粟樸園河督吳穀人祭酒深蒙契賞府君

亦執禮甚恭縣試受知王觀察逢源觀察下世久嗣君亦早卒府君於其家歲

時存問餽贈終身不絕府君精於歧黃遇有疾疫施藥施診有延請不問寒暑

昏夜立即往視有同人喪偶孫兒弱女大小數人病疫僅倚老嫗祇候老嫗亦

病府君日入其室診視因而染疾逾月始瘳終無悔心官京師時與戚蓉臺洗

馬人鏡顧南雅通政純郭蘭石大理尚先捐貲公建恤嫠所收養寡婦又於春

秋兩季掩骼埋胔自宣武門外東至

天壇西至廣渠門又西至南西門荒冢無主者爲之就地封卹動以數千百計

同人有客死京師者必親視含殮謀歸其櫬任東河時與濟甯刺史徐樹人先

生共訪先賢樊子之後爲復奉祀生廢尼菴改建樊子祠并復任子鄭子之後

奉祀生爲各建祠割玉露僧舍以祀漢何邵公爲文刊立碑石明末揚州守任

公民育以城殉節墓在濟甯府君徒步訪得祭奠而封樹之辛丑督餉兩淮因

敍撰
謹
撰傳并
贊
蓋

與劉明經文淇家太史廷儒諸先生首倡請
旌明末揚州殉難貞烈婦女千餘人建坊入祠歲時奉祀漢郭巨墓在懷州府
君爲之封樹訪其後人郭玉成教以技勇三年有成河南學使蕭公時馥拔置
冠軍府君復送入營伍使自食其力以養其親其慷慨好義類如此府君少孫
抱痛每與人稱述先大父遺行輒泫然流涕序次先大父所撰述學廣陵通典
遺詩年譜刊行于世於先大父手澤片紙隻字謹弆藏之終身勿失表章先世
懿行爲孫兒編集名公先輩所撰傳誌詩文爲汪氏學行記并校刊之於揚州
郝家寶塔先塋側立祠以奉春秋祀事爲先曾祖兆初公伯曾祖伯高公請
旌孝子建坊于祠前先大父校書金山精法樓告終于杭州葛嶺園府君各祀
先大父木主於其所海內鉅公爲文勒石爲先大母朱太恭人請
旌節孝建坊於郡城禾嘉巷口遇先大父母忌日必變服茹素悲泣不已蓋府
君孝思誠篤出於天性也先是適畢氏祖姑爲先曾祖母所鍾愛早寡先大父
迎歸友愛倍至撫其孤畢成之貴生至於成立復以次姑妻之先大父弃養府

廉踰

覺

舉

舉

君事祖姑及次姑如大父生前次姑又寡府君亦迎同居會宦京師祖姑以年高不耐跋涉府君割宅分廬以奉逾數年祖姑及姑相繼下世府君哭之慟撫視遺孤畢復曾啟宗與不孝等無異迨畢啟宗病歿又爲之殯殮贍其妻孥親族有窶乏者歲時贍給始終如一而自奉儉約衣服飲食不辨美惡口不言貧亦不甚問家事晚年閒蒔花木訓不孝等曰吾非玩好欲常覺胸前生意滿目居恒未嘗廢書公餘輒手一卷雖寒暑不輟早年淹通經史博覽圖書於文字聲音訓詁政治沿革得失多有心得下筆爲文皆有關世用不作無益之語詩詞則長於風勸指事類情著有

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錄尚友記從政錄孫兒編大戴禮記補註且住菴文槀且住菴詩槀若干卷不孝等侍奉無狀逢此鞠凶天奪吾父何其太速煢煢孤露思欲纂述遺緒舉綱漏綱徙滋罪戾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嗚呼痛哉府君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七月十六日巳時卒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初三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二由江蘇甘泉縣附生中式嘉慶丁卯科舉人歷任

學

隸

内閣撰文中書
玉牒館校録
會典館總校官
武英殿覆校官
内閣漢本堂管理
誥勅房户部山東司員外郎儲濟倉監督户部湖廣司員外郎
欽差東河學習河南懷慶府知府
欽加道銜
誥授中憲大夫
覃恩加三級例晉通奉大夫配吾母范恭人
誥授奉政大夫乾隆戊戌進士前廣西全州直隸州知州諱澐公女
誥封恭人
覃恩例晉夫人子三長保和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嗣堂伯碩圃公後娶同里布

熙

舊備

政司理問何公潮次女繼娶安徽議叙知府江公日增女次延熙國學生考取
國子監算學天文生娶安徽祁門嘉慶乙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原任雲南迤
西兵備道謝公崧女次介徽考取國學生考取算學天文生娶安徽桐城贈通
政司知事姚[redacted]女三長適長蘆鹽知事同里鄭承培次適甘泉附監生朱錫
正早寡守志次適上元廩膳生管嗣復早歿孫二長紹芬不孝延熙出殤次駟
不孝保和出殤女孫五人不孝保和出者二不孝延熙出者三不孝等苫塊昏
瞀語無倫次詮叙百一挂漏實多惟冀
父執耆舊不棄遺孤告之佚事不孝等當為補述以彰先德以備
立言君子有所採擇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不孝孤子汪保和延熙介徽
泣血稽顙謹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晉加太傅

予告大學士在籍食俸前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兩廣雲貴總督河南浙江福建巡撫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己未癸巳會試總裁丙申。鄉試殿試讀卷官壬申大

考翰詹閱卷官教習庶吉士

文淵閣直閣事

南書房行走山東浙江提督學政翰林院編修友生阮元拜手填諱